

西安科技大学

硕士 学位 论文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陕西农村社区养老影响因素研究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Care
in Rural Area of Shaanxi in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申请人姓名: 李亚萍
指导老师: 王萍
专业名称: 技术经济及管理
研究方向: 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西安科技大学

二〇一六年六月

西安科技大学

学位论文独创性说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其取得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或集体已经公开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西安科技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论文题目：社会网络视角下的陕西农村社区养老影响因素研究

专 业：技术经济及管理

硕 士 生：李亚萍

(签名) _____

指导教师：王 萍

(签名) _____

摘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养老逐渐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目前，我国农村家庭规模逐渐向小型化核心化方向发展，导致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另一方面，机构养老功能在我国农村发展尚不成熟，这促使社区养老成为当前适合我国农村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影响农村老年人参与社区养老的因素除了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社区因素，还与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因素有关。良好的社会网络不仅可以减少农村老年人对家庭及社会的依赖，还可以使其拥有较高的健康水平和养老水平。基于上述现实背景，本文¹从社会网络视角展开对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本文使用“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状况调查问卷”的相关调查数据，对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特征和社区养老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并运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探讨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参与社区养老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几点：

(1) 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规模较小，关系连带强度较高，性别和年龄趋同性较高，异质性较低，受教育程度趋同性和异质性一般；关系类型较丰富，其中子女、配偶和邻居是农村老年人最主要的社会网络成员，在老年人的网络关系类型中所占比例较大，与老年人认识时间较长、亲密度较高。

(2) 网络规模、关系连带强度的频度因子对农村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网络规模越大、与网络成员联系越频繁，则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越强；网络规模、关系连带强度的深度因子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网络规模越大、与网络成员认识时间越长亲密度越高，则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

(3) 养老需求因素和养老供给因素对农村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也具有一定的显著性影响。研究发现，经济上自我保障能力越高的农村老年人越有可能选择社区养老，自我保障能力较低的农村老年人则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同时农村老年人选择社区养老也受养老需求和养老供给等因素的制约。

本文以社会网络和社区养老相关理论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深入分析了影响陕西农村老年人参与社区养老的相关因素，探讨了社会网络对陕西农村老年人参与社区养老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体系，最后就未

¹ 本文获得陕西省软科学计划基金项目“社会网络视角下陕西农村社区养老体系建设研究（2015KRM079）”的资助

来农村社区养老的发展和建设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 键 词：社会网络；陕西农村；社区养老；影响因素

论文类型：应用研究

**Subject :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Care
in Rural Area of Shaanxi in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Specialty : Technology Economy and Management

Name : Li Yaping **(Signature)** _____

Instructor : Wang Ping **(Signature)** _____

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an aging population, old-age care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whole society. At present, our country's rural family size is develop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small and the core size gradually, resulting in the weakening of the family care functions in gradual.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sm care function that provide for the rural elderly is not mature in our country, which promotes the community care becoming a new type of care model that is suitable for our country's rural areas. In addition to the personal factors, family factors and community factors, the social network of the elderly is also the related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rural elderly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unity care. A good social network of the rural elderly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rural old man's dependence on the family and society, but also make it have a higher level of health and care for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above background,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community care in Shaanxi in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The paper uses the related survey data from questionnaire of community care status of Shaanxi elderly in rural, analysising deeply the social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unity care situation of the rural elderly, and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social network to the rural old m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unity care in using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study concludes the following points:

(1) The social network scale of the rural elderly is larger, relationship joint strength is higher, the gender and age homogeneity is relatively high and heterogeneity is relatively low, the homogeneity and heterogeneity of education is general; the rural old man's relationship type is rich, including children, spouse and neighbors being the rural old man's main members of the social network, accounting for a larger proportion in the elderly relation types, so they knowing each other for a long time and having a higher intimacy degree.

(2) The network scale and the frequency of relationship joint strength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ommunity care will of the rural elderly, namely the larger network scale of

the elderly and the more frequently network members of the elderl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e stronger community care will of the rural elderly is; the network scale and the depth of relationship joint strength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rural elderly, namely the larger network scale of the elderly and the longer network members and the elderly know each other and the higher intimacy degree, the higher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is.

(3) The old-age care demand factors and old-age care supply factors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ural old man's community care will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ural elderly in high economic ability of self security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the community care, while the rural elderly with low self-protection capacity tend to choose the family care, at the same time the rural elderly choosing community care is also restricted by old-age care demand and supply factors.

Based on the social network and community care theory the paper makes a empirical research, analysis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rural elderly old-age care status in dep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discuss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social network of the rural elderly to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unity care, and constructs the framework of rural community old-age service system on the basis of it,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s of rural community car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 Rural Area of Shaanxi; Community Care; Influencing Factors

Type of Thesis: Applied Research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概念界定.....	2
1.2.1 农村社区.....	2
1.2.2 社区养老.....	3
1.2.3 社会网络.....	4
1.3 研究目标与方法.....	4
1.3.1 研究目标.....	4
1.3.2 研究方法.....	4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5
1.4.1 研究内容.....	5
1.4.2 研究框架.....	6
2 研究综述.....	8
2.1 农村社区养老研究综述.....	8
2.1.1 社区互助养老服务研究.....	8
2.1.2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8
2.1.3 农村社区养老的发展.....	9
2.2 社会网络理论及相关研究.....	10
2.2.1 社会网络理论研究.....	10
2.2.2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11
2.3 社会网络与农村社区养老.....	11
3 社会网络与农村社区养老的研究设计.....	13
3.1 影响分析框架.....	13
3.2 问卷设计.....	14
3.2.1 问卷结构.....	14
3.2.2 变量测度.....	14
3.3 数据来源.....	15
3.3.1 调查地概况.....	15
3.3.2 调查对象.....	16
3.3.3 数据质量评价.....	17

4 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分析.....	19
4.1 样本概述.....	19
4.2 社会网络分析.....	21
4.2.1 网络规模.....	21
4.2.2 关系类型.....	23
4.2.3 网络趋同性.....	24
4.2.4 网络异质性.....	26
4.2.5 关系连带强度.....	27
4.3 本章小结.....	29
5 社会网络对农村社区养老的影响.....	30
5.1 模型设计与分析.....	30
5.1.1 变量设计.....	30
5.1.2 因子分析.....	34
5.1.3 相关分析.....	35
5.1.4 实证模型.....	36
5.2 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的影响.....	37
5.2.1 研究思路.....	37
5.2.2 研究假设.....	38
5.2.3 结果分析.....	39
5.3 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41
5.3.1 研究思路.....	41
5.3.2 研究假设.....	42
5.3.3 结果分析.....	43
5.4 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45
5.4.1 研究思路.....	45
5.4.2 研究假设.....	45
5.4.3 结果分析.....	46
5.5 本章小结.....	47
6 结论及展望.....	50
6.1 主要结论.....	50
6.2 政策建议.....	50
6.3 研究展望.....	52
致 谢.....	53
参考文献.....	54

目 录

附录.....	58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64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国际人口学会把 60 岁以上人口比重达 10% 或者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 7% 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类型定义为老年型，这样的社会称之为老龄化社会^[1]。我国于 1999 年 10 月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达 1.26 亿，比重达 10%。《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5）》指出，至 2014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 15.5%，已达到 2.12 亿人，比上年增加了 0.6 个百分点，增加了 999 万人；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 10.1%，达到了 1.38 亿人，比上年增加了 0.6 个百分点，增加了 594 万。据预测，202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将达到 2.43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约 8%，到 2050 年将达到 31.1%，2053 年达到峰值 4.87 亿，比重 34.8%，占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2]。陕西省于 2005 年步入老龄化社会，2012 年陕西省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 8.97%。据陕西省统计局发布的《2014 年陕西人口发展报告》，2014 年全省 60 岁以上人口达 584.28 万人，较上年增加了 32.89 万人，较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了 104.62 万人。全省 65 岁及以上人口达 376.38 万人，占同期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一半以上，较 2010 年增加了 57.98 万人。陕西省人口总量呈现增长稳定放缓、老龄化程度加大的特点^[3]。

为建立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保障机制和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体系，2014 年 4 月，老龄办就此提出一系列相关建议。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农村老龄化的程度比城市要高，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城市、乡镇、农村分别为 7.68%、7.98%、10.06%。根据老龄办发布的老龄人口蓝皮书的报告显示，中国无子女老年人未来将增加迅速，预计到 2050 年将增加至 7900 万，2053 年中国将到达人口老龄化高峰，80 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将达到 1.18 亿，而这些老龄人口中有 70% 都居住在农村地区^[4]。陕西省总人口为 3673 万人，其中农村人口 2539 万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 70% 以上。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养老支持主要来源于家庭，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的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逐步向小型化、核心化趋势发展。同时，我国农村地区老年人缺乏养老资金，养老需求得不到重视，再加上农村地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收益率低、投入产出比不协调，以致于我国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供需失衡，养老状况大不乐观^[5]。社区养老是在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机构养老发展不足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在减轻国家负担、弥补家庭和机构养老不足方面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6]。

1.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和养老照顾的研究相对较少,多集中于家庭养老、机构养老以及养老保障制度方面,对养老服务和养老照顾的研究也侧重于城市。此外,我国农村在老年人养老方面的各项保障制度还不成熟,目前农村社区养老的发展面仍面临着重重困难,农村社区养老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及各种社会网络的大力支持^[7]。基于此,本文从社会网络视角切入,对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进行研究,并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深入探究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影响。本文在丰富和发展社区养老理论方面提出了独特的研究思路和崭新的研究视角。

(2) 现实意义

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较高,在农村地区推行农村社区养老服务,有助于在未富先老的经济背景和家庭养老弱化的社会背景下增强农村老年人应对养老风险的抗风险能力^[8]。因此,本文通过对陕西农村地区的社区养老状况进行调查,探究陕西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对其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影响,并对今后农村老年人应如何利用社会网络参与并获取社区养老服务给出相关政策建议,这对我国农村地区今后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1.2 概念界定

1.2.1 农村社区

社区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社区一词的出现源自 1881 年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多·滕尼斯的使用,滕尼斯认为社区是通过有血缘关系或亲友关系而建立的关系亲密、相互帮助、靠共同风气习俗和道德传统来维系的社会群体^[9]。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翻译费迪南多·滕尼斯的著作 *Community and Society* 时,首次将 *Community* 翻译为社区一词,他认为社区是由具有共同利益追求的成员基于地缘关系而建立起相互联系与互动交往的人类群体及活动区域。

农村社区是有着共同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居民,以村委会为组织依托,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通常指自然村)进行相互联系和密切互动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10]。目前我国的农村社区居民拥有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而建立起的社会网络关系和主要来自家庭和邻里的社会支持,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组织结构简单、地域范围辽阔。农村社区是相对于城市社区而言的,二者的比较如表 1.1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农村社区地域范围广阔,居民聚居分散,社会文化单一,经济来源主要来自农业或与之相关

的产业^[11]。

表 1.1 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差异比较

特征	人口构成	行业构成	文化特征	地域界定
城市社区	人口密度大, 异质性强	社会分工明显, 以二三产业为主	文化价值观多元化	一个辖区或街道办事处
农村社区	人口密度小, 同质性强	社会分工不明显, 以农业为主	典型的传统文化	一个村庄或联系紧密的几个村落

1.2.2 社区养老

社区养老是指在社区为平台的基础上, 充分整合并有效利用社区内的各种养老服务资源, 同时在政府、社区、家庭等多方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下, 为社区内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生活照顾、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服务的养老方式, 社区养老又称社区居家养老或社区互助养老^[12]。社区养老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养老服务功能于社区以提供社区照料和居家养老服务, 兼有机构养老和家庭养老两类功能, 是对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支撑和补充。一方面, 社区相关服务人员或相关服务机构可以为居住在家中的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 另一方面, 社区专门设立的老年照料室也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托老式服务, 包括提供用餐、休息、娱乐、康复等方面的服务^[13]。家庭日间暂时无人照护的社区老年人是社区养老服务主要的需求者, 老年人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是社区养老服务主要的供给者, 日常照护、医疗护理、心理咨询、体育健身、棋牌娱乐等服务是社区养老服务主要的服务内容。另外, 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形式也包括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助及社区外的志愿者^[14]。社区养老充分考虑了老年人的生活习惯, 使老年人居住在自己比较熟悉的生活环境中仍然可以享受到多种养老服务。社区养老不仅弥补了家庭养老的不足, 也是符合我国人口老龄化客观需求的一种新型养老方式。

表 1.2 养老方式选择的 VPC 分析

养老方式	价值 (Value)	实效-价格 (Price)	成本 (Cost)
家庭养老	社会工作倡导亲情	有些实效好 有些实效差 将来会进一步淡化	投入大 代价高 粗放型
机构养老	不违反社会工作价值 不违反专业伦理 价值因素可行	少数实效好 多数实效差 仍将长期存在	需要一定成本 需要一定投入 集约化
社区养老	符合专业价值 符合专业伦理 符合发展趋势	当前应用不普遍 符合发展要求和趋势 代表专业未来	投入少 体现共同责任 体现社会进步

对于当前普遍推行和使用的三种养老方式的价值、实效及成本分析如表 1.2 所示。综合表 1.2 可以看出, 社区养老具有养老成本低、负担轻、灵活性高、顾及老年人心理

需求等优势。社区养老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家庭养老的弊端，又可以解决纯粹机构养老的不足，它的优势还在于它可以将所有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及社区资源集中起来为老年人所服务，具有较强的优越性。无论从社会价值方面还是从实效成本方面考虑，社区养老都是目前比较适合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方式。

1.2.3 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是指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发生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由个人或组织等许多节点构成的一种社会结构。社会网络包含各种社会关系，包括朋友关系、同学关系、伙伴关系、种族关系等，经由这些社会关系把各种人或组织串连起来。社会网络关注的是人们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彼此之间通过网络关系可以获得来自社会网络的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支持，从而实现个人的目标^[15]。社会网络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正式网络，另一种是非正式网络，两者的区别在于其形成是否具有组织性。正式网络指的是人们之间通过参与正式的社团或组织而建立起一定的相互关系，非正式网络指的是人们之间通过邻里或亲友等非正式组织而形成的社会互动和交往关系。社会网络的特征包括有网络规模、关系类型、网络趋同性和异质性、关系连带强度等。

1.3 研究目标与方法

1.3.1 研究目标

目有关于我国农村社区养老影响因素及其未来体系建设的相关研究比较少，本研究从陕西农村社区养老的现状和未来建设的角度出发，并结合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特征，对陕西农村社区养老影响因素及未来体系建设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本文在考察农村老年人的社区养老需求和社区养老供给现状的基础上，系统估计个体、家庭、社区等社会网络因素对农村社区养老状况的影响，明确影响农村社区养老建设的关键因素，为我国农村地区未来建立有效合理的社区养老照顾体系和社区养老服务提供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对促进陕西农村养老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化解人口老龄化给陕西农村带来的社会养老负担问题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本文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为陕西农村制定社区养老相关政策、促进陕西农村社区养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实证依据。

1.3.2 研究方法

(1) 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为在探讨社会网络特征对陕西农村老年人的社区养老状况的影响时取得原始数据资料，本文使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陕西省农村地区的老年人进行抽样后发放调查

问卷，并对个别村庄的村委村主任进行质性访谈记录，详细了解陕西省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和社区养老状况，并进一步分析社会网络的各个特征是否对陕西农村老年人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16]。

（2）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包括有个体网络分析和整体网络分析两种方法，整体网络分析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整体网络结构，它强调的是研究一个封闭的整体网络结构状况的研究方法；与整体网络分析方法不同，个体网络分析则主要是从微观的角度出发，重点研究单个个体网络的网络规模、关系类型、网络趋同性和异质性、网络关系连带强度等个体网络特征^[17]。本文主要使用的是个体网络分析方法，详细分析陕西农村老年人的个体社会网络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社会网络对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状况的影响。

（3）Logistic 回归分析

Logistic 回归分析研究的是二分类变量或多分类变量与各影响因素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多变量分析方法，它是一种概率型非线性回归分析模型。Logistic 回归分析的因变量为反映某种现象是否发生的二值或多值变量，自变量可以有少数的数值变量但大部分都为分类变量，它的目的是作出以多个自变量估计因变量的 Logistic 回归方程，找出因变量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强度，在此基础上也可以进一步筛选自变量并精确地对因变量作出预测^[18]。本文中陕西农村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受多个因素的影响，其中包含有老年人个人的基本特征、养老需求特征、养老供给特征以及社会网络数量和质量特征等，为了更准确地找出对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的因素，本文对不同类型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并建立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分别进行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后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探讨。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1.4.1 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共分为六个章节，其中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本文各个章节的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本章内容主要包括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本文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研究框架等内容。

第二章：研究综述。本章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理论与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详细阐述国内外的社区照顾理论及相关研究、社会网络理论及相关研究以及国内外关于社会网络和社区养老的相关研究，本章内容为后面章节的实证研究打下理论基础。

第三章：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与社区养老的研究设计。本章首先提出社会网络对农

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分析框架，然后阐述本文的数据来源、调查问卷设计、变量测度，最后就本文数据来源的调查地概况、调查对象和数据质量评价等进行阐述。

第四章：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分析。本章使用 2015 年 8 月“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状况调查问卷”的数据对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的网络规模、关系类型、网络趋同性和异质性、关系连带强度五个方面的网络特征进行详细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讨论。

第五章：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的影响。本章利用调查数据深入分析并探讨社会网络的质量特征和数量特征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考虑加入控制变量包括养老需求和养老供给因素后的影响情况。然后进一步分析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是否对社区养老状况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并考察生活满意度对社会网络特征是否具有某种程的替代作用，并对结果分别进行分析和讨论，得出相应的结论，最后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第六章：结论及展望。本章内容主要是总结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未来该方向未来发展和研究的空间。

1.4.2 研究框架

本文在对社会网络及社区养老有了比较系统深入的了解基础上，提出本文以社会网络为视角对陕西农村社区养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研究框架。本文的研究框架图如图 1.1 所示。首先，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并明确本文的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其次，综述国内外社区照顾理论及社区养老的相关研究、社会网络相关理论及方法、社会网络与社区养老的相关研究；再次，提出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的影响分析框架，并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和探讨社会网络特征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的影响；最后，针对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并今后为做进一步深入研究指明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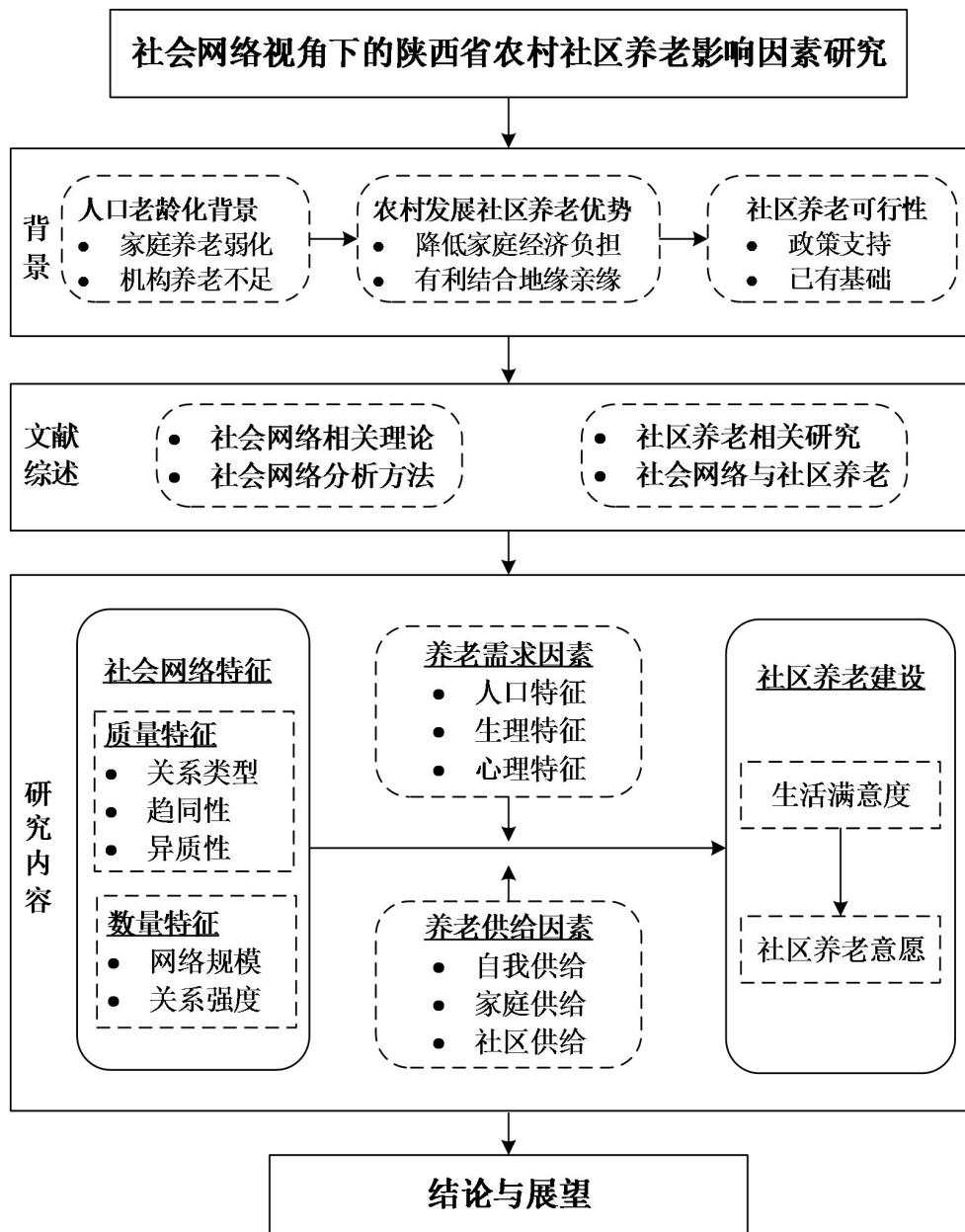


图 1.1 论文研究框架

2 研究综述

2.1 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综述

2.1.1 社区互助养老服务研究

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是老年人的一种自我养老保障和互助养老服务的方式，该方式强调老年人居住在由公共或集体闲置的房屋房产等改造而成养老互助院内，在养老互助院内年龄较小和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可以帮忙照顾年龄较大和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老年人在一起可以互相服务、互相帮助，在养老互助院内一起共同生活。赵志强和杨青（2013）研究认为互助养老服务方式在减轻政府财力负担、解决农村养老服务资源匮乏和农村养老服务人员短缺等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该养老服务方式及时弥补了政府缺失的养老服务责任，有效补充了政府承担的养老服务^[19]。韩振秋（2013）研究认为互助养老服务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还可以避免老年人的封闭养老，该方式不仅使老人们可以在一起同吃同住并互相帮助，还为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使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更加充实^[20]。高和荣和张爱敏（2014）的研究认为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既可以解决独居老人的养老隐患，又能够发挥老人自养的养老能力，从而使农村老年人的现实养老需求得以满足。同时该养老服务方式也能够实现老人们之间的互相帮助，共同生活，为资金和人员相对缺乏的农村地区节约了养老成本^[21]。赵志强（2015）的研究也认为互助养老服务是基于目前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均不能满足农村老年人现实养老需求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养老服务方式，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养老资源，同时也是农村老人养老的一种保障^[22]。

2.1.2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具有比较优势，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日间暂时无人照料的老年人，它不但可以提供日间照料，而且还对居家养老服务具有重要的支持功能。目前我国农村推广较多的社区养老服务是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它以村民所在行政村为基点，以村集体经济为依托，为本村内留守或空巢等老年人提供一系列的日间照料或短期托养等养老服务。唐晓英和周溥嘏（2010）研究认为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相比之下更加人性化，不但可以有效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而且还能最大限度的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23]。钱亚仙（2014）研究认为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三者是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机构养老能够带动社区养老，并对社区养老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这种示范作用有时还能够影响到居家养老。养老机构对社区养老服务的组织和人员进行技

能培训和专业化的指导，可以提高社区养老服务水平，从而更好地为居家养老服务^[24]。金华宝（2014）研究认为在人口老龄化和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逐步加快的背景下，农村失能老人和留守老人的逐渐增多，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能够可以更好地传承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老人居住在社区中养老一方面可以避免机构养老带来的代际隔离和孤独感，另一方面在无人照料的情形下，一旦农村失能老人和留守老人发生任何安全风险，社区工作人员或这区邻里成员可以及时发现，从而快速直接地帮助老人排除各种安全隐患^[25]。

Parrott Lester(2003)通过调查发现，与没有接受社区照料服务或是接受到社区照料服务水平比较低的老人相比，接受到较好社区养老服务的老人的生活态度更积极更乐观，由此可见，社区养老服务水平能极大地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观和生活态度^[26]。Alan Walker(2005)研究认为，从老人方面考虑，社区互助养老不仅可以为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活动创造机会提供便利，同时还能够促进老人一起锻炼身体、增进感情、愉悦身心，使老人的精神需求得以满足^[27]。Challis 和 Davies(2006)则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同老机构所提供的养老服务一样，社区养老也可以提供相类似的服务^[28]。另外，Ske11ie、Mobley 和 Coan(2008)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虑，比较社区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服务，研究发现社区养老比机构养老所提供的服务更好，需要老年人付出的成本更低^[29]。Pillemer(2009)研究认为社区养老服务中的家务助理服务(Home Help Services)不仅可以解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问题，同时还能够减轻其他家庭成员的负担^[30]。Rosalie A Kane(2010)研究认为，从社会角度来看，社区养老照料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和有效地分配有限的社会资源，主要是因为社区养老照料可以同时满足老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从而大大减少了老人住进养老机构或是医院的可能性^[31]。Doyle(2011)研究认为社区托管服务有助于老人及子女身心的长期健康发展，能够使老人的子女空出时间休息和放松^[32]。Hillel Schmid(2012)研究指出社区养老服务既能有效缓解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又能增进老人与老人之间、老人与社区之间、老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因此农村应大力推广社区养老服务^[33]。

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实质上是在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基础上，以养老服务机构为支撑，依托社区平台而建立起来的养老服务体系。目前在我国农村地区，一方面家庭养老服务功能正逐渐弱化，另一方面机构养老服务在农村发展不足，这都促使我国农村地区应大力开展农村社区养老服务。

2.1.3 农村社区养老的发展

王俊文和文杨（2014）指出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养老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仍得不到满足，这与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社会发展的步调是不相协调的^[34]。

家庭结构的小型化核心化以及空巢老人的增多，大大增加了农村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医疗服务方面，陈友华和吴凯（2008）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有着极大的潜在医疗需求，但由于的经济承受水平较低，农村老年人经常不重视某些小病，最终导致大病的产生^[35]。生活照料方面，蒋新红（2009）研究发现农村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料大部分依赖于配偶，健康状况良好的丧偶或失独的老人也可依靠自养，而健康状况较差的空巢老人因自养不足且无他人照料，导致其养老安全成为一大隐患^[36]。精神慰藉方面，张晓霞（2010）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影响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的减少，而且导致其精神慰藉的严重缺失^[37]。

但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远远落后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养老金方面，刘峰（2013）研究指出资金投入不足是制约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最大障碍。另外，一些地方是以村集体的资金为奠基开展社区养老服务的，这种低统筹的养老金支付能力远不能满足养老服务的需求，而且由于缺乏专业管理难免会发生挪用资金的情况，而且对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不利，不仅持续稳定性差^[38]。养老服务人员方面，秦永超（2013）研究指出我国农村地区不但严重缺乏社区养老服务的专业技能人员，而且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也供给不足^[39]。医疗服务方面，杨晓楠（2013）研究指出我国城乡医疗资源的分布严重失衡，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医疗水平相差悬殊，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远远落后于城市^[40]。同时，杨勇刚和董芳（2014）也研究指出农村社区的医疗卫生组织和医疗服务中心的条件较差，农村地区的整体医疗状况不大乐观^[41]。

2.2 社会网络理论及相关研究

2.2.1 社会网络理论研究

社会网络理论最早产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很多研究领域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网络理论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运用于对多个领域研究。社会网络既包括网络成员之间的直接联系，又包括由信息传递而形成的间接联，是人们彼此因互动而产生的稳定关系。社会网络理论是随着最初格兰诺维特（1973, 1985）提出的强关系优势理论和弱关系力量理论，随后博尔蒂（1986）和科尔曼（1988）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后来博特（1992）还提出的结构洞理论而逐步发展起来的^[42]。

格兰诺维特曾经指出，强关系是网络成员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持久稳定的联系，对行动者的日常生活具有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作用。强关系彼此之间相互信任，并形成物质和精神支持，在人们的日常交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43]。边燕杰曾在研究华人寻找工作中使用的联系时发现，人们更加依赖与交往中的强关系，往往会利用自己的强关系进行求职或完成其他目标^[44]。此外，格兰诺维特认为，弱关系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在网络成员间信息的传递过程中起到桥梁的作用^[45]。

关系强度的不同导致产生的相互作用也不同，例如在寻找工作时的信息传递方面，强关系导致个体彼此之间的教育、背景和经验相似，因此获得的信息差异较小，而弱关系因为彼此之间所形成的信息差异较大，可以增加个体在联系中获取更多其他方面信息的机会。

博特在《结构洞》一书中指出，结构洞是指在整个社会网中一些成员与成员之间存在有一定的联系，但与另一些成员间也许并不存在联系，这种整个网络中的某些成员之间好像形成了一个空洞的现象称之为结构洞^[46]。社会网络成员拥有社会资源的多少与关系强度的大小之间并没有存在很大的联系，即使关系强度比较弱的网络成员也同样可以拥有很丰富的社会资源。结构洞可以为与其有直接联系的网络成员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资源，结构洞理论并不重点关注个体特性及其之间的联系，它主要强调的是如何通过网络来获取资源。博尔蒂的社会资本理论则从网络规模、地位差异、结构角度等方面研究整体网络结构，研究指出个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与其交往的网络成员的数量密不可分，个体可获取的社会资源也主要来源于个体与网络成员之间所形成的和谐稳定关系^[47]。

2.2.2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主要包括个体网络(ego-network)分析和整体网络(global-network)分析两种方法，其中个体网络分析主要是从微观层面入手，研究以被调查者为中心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个体网络分析侧重于研究网络成员之间所形成的连带关系，重点分析网络成员对被调查者的行为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而整体网络分析方法则是从宏观层面入手，主要研究整个网络的结构特征而非连带关系，通常采用社会测量学的方法测量网络的整体结构特性包括密度、程度、中心性等特征。整体网络分析的是在特定区域范围内所有个体之间相互联系而形成的网络，其研究对象是可以界定边界的区域网络，而在研究无边界或不易区分边界的区域网络时通常情况下并不使用整体网络分析方法^[48]。

本文的调查对象为陕西农村老年人，研究目的是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个体网络分析方法从微观层面分析农村老年人老人的社会网络状况，以及社会网络对社区养老的影响。

2.3 社会网络与农村社区养老

在农村地区，人们相互之间往往基于血缘或地缘的关系形成并建立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人们也经常通过社会关系网进而利用网络资源来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进而降低社会活动的成本。潘泽泉（2008）研究指出社区和社会网络之间具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依存关系，一方面和谐友好的社区氛围能够为构建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创造更多

的机会，另一方面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能够给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带来更便利的条件^[49]。周文和郎友兴（2008）研究指出社区内成员的社会网络越丰富，社区成员的归属感和凝聚力越强，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越高，从而更利于社区的治理和发展以及社区目标的实现^[50]。李炎婷（2013）研究指出社会网络可以促进农村村民之间的互助与协作，有助于降低村民集体活动的成本，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51]。周生春和汪杰贵（2012）研究指出民间组织能够对农村养老资源的供给或支配产生一定的影响，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老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52]。吴海盛和邓明（2010）研究指出社会网络的规模与质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极大地影响农村老年人的身体与心理健康^[53]。同时，李若建也研究指出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状况及规模、获得相关组织帮助的状况等可直接影响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对其影响作用极大。

为考察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效率，可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切入进一步探索社区养老服务在农村地区实施的可行性，这我国农村养老事业未来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和实践意义。张晓军（2007）研究指出社区网络成员间的信任、互惠与合作是实行社区养老服务的前提条件，同时社会网络的维系也离不开社区成员间彼此的相互信任和基于社区而形成的共同意识^[54]。齐海丽（2008）研究指出社会网络能够与社区养老服务实现无缝衔接，这是因为社会网络所提供的内容如老人间的信任和互惠，正是社区养老服务所真正需要的^[55]。袁同成（2009）研究指出邻里互助养老对发展我国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实践意义，邻里互助养老是在农村生产力落后且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均不能满足老人养老需求的情况下，以提供物质支持为主，基于邻里之间构建的社会网络而产生的，邻里互助养能够增强老人养老的抵御风险能力^[56]。苏荣夏（2011）研究指出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应充分发挥我国农村传统的社会网络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要积极加强培育多种民间组织和活动团体，积极发挥互助养老服务的协助作用，为农村社区养老提供一定的供给保障基础，从而更有效地解决农村养老问题^[57]。班娟（2014）研究指出在我国农村地区推行和实施农村社区养老，可以有效巩固社区邻里合作的传统习俗^[58]。徐继红（2014）研究指出为充分调动我国农村社区资源，应构建一个集政府、家庭、社区、个人等多方合作并参与的社会网络，以发挥社会网络对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建设发展的促进作用^[59]。

由此可见，社会网络与社区养老之间存在有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社会网络的视角展开对陕西农村社区养老因素的研究，以期找出影响陕西农村社区养老建设的关键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陕西农村的现实情况提出合理有效的政策建议，从而使陕西省乃至全国的农村社区养老在未来能够朝着更好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3 社会网络与农村社区养老的研究设计

3.1 影响分析框架

通过以上对相关文献进行的综述,本文从管理学以及社会学的角度建立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参与社区养老的影响分析框架,如图 3.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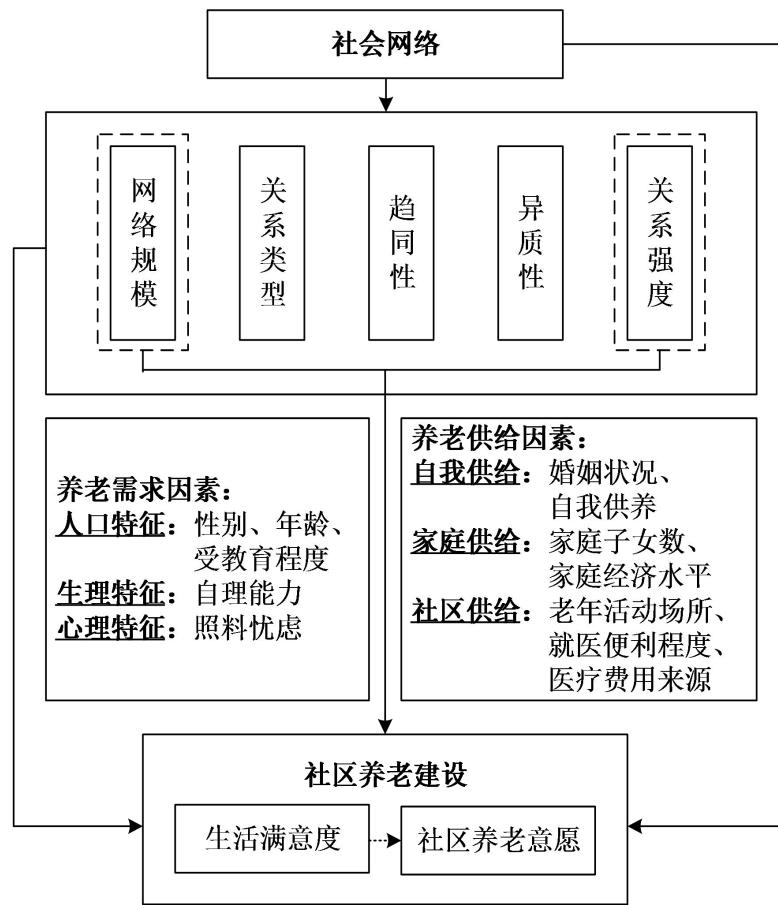


图 3.1 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参与社区养老的影响分析框架

该分析框架列出了社会网络的五个基本特征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的具体影响过程。分析框架的上半部分反映了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状况,两个虚框内分别表示的是社会网络的质量特征和数量特征,展示了社会网络的网络规模、关系类型、网络趋同性、网络异质性、关系连带强度等五个基本特征,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分析框架的下半部分展示出在控制了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因素和养老供给因素之后,社会网络的网络规模和关系连带强度特征分别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整个框架系统地展示了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的影响。总之,该框架整体上呈现了社会网络对老年人参与社区养老的影响研究路径。

3.2 问卷设计

3.2.1 问卷结构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老年人养老状况时，大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问卷涉及内容一般包括：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养老特征等。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把陕西省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状况调查问卷分为五个部分：（1）个人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等；（2）家庭基本情况，包括老人拥有子女数、是否与子女同住、子女的经济支持、家庭人均月收入和支出情况等；（3）社会网络状况，包括老年人的网络规模、关系类型、关系连带强度等社会网络特征；（4）养老基本状况，包括老年人目前自理能力、未来照料忧虑、就医便利程度、医疗费用来源和老年活动场所建设等；（5）问卷完成情况，该部分由调查员自己填写调查问卷的完成质量。调查问卷的具体内容详见附录1。

为进一步详细了解农村社区为老年人所提供的养老资源状况，本研究另外还专门设计了关于社区养老资源状况的访谈提纲，该访谈提纲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1）村委（村主任）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和在本村担任的职务等；（2）社区基本情况，包括社区人口规模、老龄人口数量、村民人均年收入、村民主要收入来源等；（3）社区为老年人提供的养老资源，包括老年慰问金、老年活动场所、休闲娱乐活动、日常照护服务、政府优惠待遇等。社区养老资源访谈提纲详见附录2。

3.2.2 变量测度

社会网络的测量本文选用网络规模和网络关系连带强度两个变量来进行测度。网络规模代表着社会网络的数量特征，是指与被调查者具有联系的网络成员的数量，它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被调查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网络规模越大，说明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所结交的网络成员越多，这些网络成员与该个体不管是强连带关系还是弱连带关系，都将会带来更多的信息传递，从而能够进一步扩大该个体的视野，故本文可选取网络规模作为社会网络的数量特征，来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产生的影响。在本研究的调查问卷中，被调查的农村老人在填写与其有密切联系的网络成员时至多只可填写5人，即本问卷设计的网络规模最大值为5，网络规模的数值变动范围为0-5，数值越大则代表老年人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网络关系连带强度代表着社会网络的质量特征，主要指被调查者与网络成员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连带关系的强弱，其测度则是通过个体中心网络的具体量表来实现的。本文在具体测度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关系连带强度时分别从“认识时间的长短”、“互动的频率”、“亲密性”三个方面来设计量表加以衡量，在调查问卷中涉及该变量的问题表述分别为：您与他（她）认识

多久？您与他（她）多久联系一次？您与他（她）亲密程度如何？

养老需求型变量，是由老年人的自身条件和其所拥有的资源决定的，因此不同的老年人其养老需求程度是不同的。例如，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其经济方面的养老需求可能就比较小；而在自理能力方面较差的老年人，其对生活照料的需求则可能较大等。本文的养老需求型变量主要包括 5 个指标，分别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生活自理能力、未来照料忧虑，这 5 个指标均以反映老年人个人特征差异的因素为主。其中，在调查问卷中涉及该变量后两个指标在问卷中的问题表述分别为：您目前生活中是否需要他人的照料？您是否担心未来生活中没有人照料自己？

养老供给型变量，主要分析农村老年人所获得的养老资源和医疗保障对其养老意愿选择的影响，本文把养老供给型变量分为自我供给、家庭供给、社区供给三类因素。（1）自我供给因素，包括婚姻状况、自我供养 2 个指标。调查问卷中涉及该方面因素的问题表述分别为：您的婚姻状况如何？您目前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哪里？（2）家庭供给因素，其中，家庭供养的可能性用家庭子女数、家庭经济水平 2 个指标表示，家庭供养的现实性用子女日常帮助、子女经济支持、子女精神慰藉 3 个指标表示。调查问卷中涉及该方面因素的问题表述分别为：您有多少个子女，其中几个儿子几个女儿？去年一年您家的家庭纯收入大约是多少？您的子女经常帮助您做哪些事情？（3）社区供给因素，使用社区老年活动场所建设、就医便利程度、医疗费用来源 3 个指标来反映农村老年人获得社区提供的养老保障水平。调查问卷中涉及该方面因素的问题表述分别为：村子内有专门为老年人建设的公共设施吗？您生病时主要去哪里看病？您生病时的医疗费用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3 数据来源

3.3.1 调查地概况

陕西省地处我国的西北部地区，全省地域南北长度大约 880 公里，东西宽度大约 160~490 公里。由于陕西省 1/3 以上的地域和人口位于秦岭—淮河以南，是中国典型的跨越南北的省份之一。陕西省设有西安、咸阳等 10 个省辖市、3 个县级市、80 个县、1597 个乡镇和 148 个街道办事处。全省总土地面积为 20.58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2.1%。全省按地形划分，高原面积占总面积的 45.0%，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36.0%，平原面积占总面积的 19.0%。按地理、气候等特征由南向北可将陕西省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分别为：陕南、关中与陕北。陕西省地的图如图 3.2 所示。



图 3.2 陕西省地图

3.3.2 调查对象

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暑期调研所收集的问卷数据，调查地域包括陕西省的宝鸡、渭南、汉中、安康、延安、榆林 6 个地区的部分村庄，选取这 6 个地区作为调查地是因为：(1)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调查所需的成本较高，且具有一定困难，基于此本研究选取省内个别区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即此 6 个地区的村庄进行抽样调查，这样既节约了成本又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2) 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宝鸡、渭南、榆林三个地区的经济较发达，汉中、安康、延安三个地区的经济欠发达；从所处地域上看，宝鸡、渭南地处陕西省关中地区，汉中、安康地处陕南地区，延安、榆林地处陕北地区。综合多方面考虑，选取有经济和地域差异的这 6 个地区进行调查较为合理，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3) 考虑到农村老年人群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仅靠自己来独立完成调查问卷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保证调查员与老年人之间能够进行顺畅的语言沟通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所选取的调研村庄大多为参与调研的调查员的家乡，这为获得较高质量的调查数据提供了保证。此外，为了保证此次调研所取得数据的有效性，降低问卷调查实施过程中由于人为而产生的误差，在具体实施问卷调查前需要对参与的调查员进行一定的培训和指导，需向所有调查员详细解释问卷所涉及的调查内容和调查目的，使得调查员本人对问卷有足够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保证整个问卷调查的顺利开展。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陕西省农村地区年龄在 6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要求思维清醒且能独立表达自己的意识。问卷调查以陕西省农村老年人为调查对象，通过面对面的问答形式进行。为检验问卷设计的有效性与合理性，2015 年 7 月对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斜口乡柳树村专门进行了问卷的预调查，预调查共发放问卷 20 份。随后通

过预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对问卷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和删节，从而使得调查问卷的设计更加合理和完善。2015年8月间，本课题组共组织6名调查员先后至陕西省宝鸡、渭南、汉中、安康、延安、榆林6个地区的部分村庄各进行为期2周的入户调查。各调查地区随机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2个村庄进行调研，采用一问一答的问卷调查形式，由调查员向老年人提出问卷中的问题，并根据老年人的回答认真填写和记录问卷内容。调研共发放和回收260份调查问卷，其中246份有效问卷，有效率达94.6%。

3.3.3 数据质量评价

为了保证问卷调查的顺利进行以及所得到数据的真实可靠，调查人员对调查流程的每一个环节都采取了相应的质量保证措施，从而确保现场调查和数据录入的质量。在正式调查前需调查者员做相关的培训与指导，以使调查员对问卷的结构、内容、调查技巧和注意事项均有详细的了解。调查员每天在调查工作结束后需负责对当天所做调查问卷进行仔细检查和核对，对填写不完整和存在问题的问卷第二天需重新进行调查，以保证调查数据的质量。问卷回收后，需要提前对相关数据录入员进行培训，减少数据录入过程中所产生的错误，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总体上，本次调查通过调查组织者在抽样调查中对回收问卷的严格审核，在数据录入中严格尊重问卷事实，在数据清洗中使用严密的逻辑检测，以及对最终数据信息的反复检查，使得最后得到的问卷数据误差保持在可接受范围内。此次调研所得数据整体质量较高，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保障。整个问卷调查流程如图3.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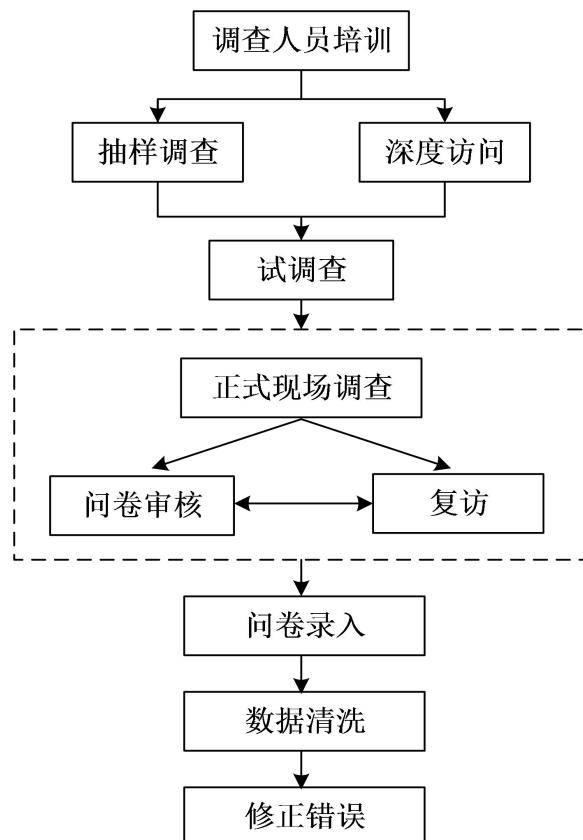


图 3.3 问卷调查流程图

4 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分析

本章利用 2015 年 8 月课题组实地调研所收集的“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状况调查问卷”数据，对陕西农村老年人的网络规模、关系类型、网络趋同性、网络异质性和关系连带强度等社会网络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深入了解陕西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状况，为下面研究其对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提供了依据。本章是第五章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影响的基础，与第五章共同构成本文的研究主体。

4.1 样本概述

本文所使用的调查数据来自对陕西省 6 个地区的 13 个村庄中 260 位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60 份，问卷调查采用的形式是一对一的问答形式，因此问卷实际收回 260 份，其中包含 14 份无效问卷，246 份有效问卷，问卷的有效率达 94.6%。本次调查有效样本中老年人个人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及养老基本状况如表 4.1 所示。

表 4.1 的统计结果表明，在性别特征方面，被调查者男女性别比例相当，女性占比 58.13%，稍多于男性，这也许与老年期的女性平均寿命高于男性有关，调查结果发现，此次调查有 32 位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而其中男性只有 13 位。在年龄构成方面，大部分老年人的年龄在 80 岁以下，主要集中在 60 岁~70 岁之间，80 岁及以上的仅占 13.01%。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样本中的大多数老年人仅接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其中接受过高中（中专）教育的老年人占 5.28%，而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老年人仅有 2.44%，可见农村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这和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落后有一定关系。从婚姻状况来看，样本中的大部分老年人已婚且配偶健在，占 77.64%，而丧偶或未婚的占 22.36%。在拥有子女个数方面，有 3-4 个子女的家庭比较多，占 46.34%，这与农村家庭固有的“养儿防老”观念有一定关系，传统的农村家庭大多是讲究多子多福；但调查中还发现，农村家庭中外出务工子女的比例较大，这说明农村劳动力有一定比例的外流现象。从居住方式来看，目前有超过一半以上即 53.25% 的老年人与子女住在一起，而有 46.75% 的老年人独居或仅与配偶同住。目前有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并不与其子女居住在一起，尤其是低龄或经济条件稍好一些的老年人，他们更愿意独居或仅与配偶同住，而不与子女同住，农村老年人不与其子女同住的现象在农村比较普遍。这是因为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老人与子女两代人之间的思想认识和居住偏好也有所改变，两代人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也会有所不同，这样老人与子女分开居住的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减少两代人之间的代际冲突，因而该种居住方式越来越被老人和子女所接受。

表 4.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N=246)

	基本特征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03	41.87
	女	143	58.13
年龄	69 岁及以下	125	50.81
	70-79 岁	89	36.18
	80 岁及以上	32	13.01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87	76.02
	初中	40	16.26
	高中 (中专)	13	5.28
	大专及以上	6	2.44
婚姻状况	有配偶	191	77.64
	无配偶	55	22.36
子女个数	2 个及以下	107	43.50
	3-4 个	114	46.34
	5 个及以上	25	10.16
居住方式	与子女同住	131	53.25
	不与子女同住	115	46.75
经济来源	务工收入	39	15.85
	子女给予	100	40.65
	退休或养老金	57	23.17
	政府补贴、社会捐助	19	7.72
	个人储蓄	27	10.98
	非农就业等	4	1.63
健康状况	良好	52	21.14
	一般	123	50.00
	很差	71	28.86
自理能力	完全能够自理	20	8.13
	部分能够自理	177	71.95
	完全不能自理	49	19.92
日常给予帮助的人	配偶/子女	179	72.76
	邻居/亲戚	38	15.45
	朋友/同乡	13	5.28
	村干部等	16	6.50
老年活动场所	有	193	78.46
	无	53	21.54
社区互助养老意愿	愿意	196	79.67
	不愿意	50	20.33
生活满意度	满意	147	59.76
	不满意	99	40.24

数据来源：2015 年 8 月“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状况调查问卷”抽样调查。

在健康状况方面，身体状况一般和良好的老年人比较多，分别占 50.00% 和 21.14%。

生活自理能力方面，日常生活能够完全自理的老年人占 8.13%，这部分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完全不需要其他人的照料；日常生活可以部分自理的老年人占 71.95%，这部分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部分依靠他人；而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占 19.92%。这也与问卷设计的健康状况自评有关，老年人自己在给自己的身体状况做评价时，并没有一定经过身体检测或体检，在农村绝大部分老年人只要身体还能劳动，身体还没有到非得他人帮助或伺候的状况下，都是自理生活，他们大都不愿给儿女增添生活负担。但实际上老人们的身体由于常年辛苦劳动，都有一些或大或小的疾病，只是由于医药费或照顾孙辈任务的限制，他们大多都忍着或坚持着，正因为如此，农村老人的老年生活才存在有较大的养老风险。

农村老年人经济来源大多是依靠子女给予、退休金或养老金、务农收入、个人储蓄等，较少是依靠政府补贴或社会捐助、非农就业等收入作为经济来源的。从务农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统计分析所占的比例可知，仍有部分农村老年人目前仍从事体力劳动以获得微薄的经济收入，这部分老年人并不是始终依靠家庭子女的供养来进行养老的。从子女供养的角度，有 40.65% 的农村老年人得到了子女提供其的经济支持，这也间接说明农村中有另外近一半的老年人不需要或未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统计分析数据还显示，有 78.46% 的农村社区拥有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活动场所，农村社区为老年人提供专门的活动场所，可以为老年人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休闲娱乐或养老互助活动提供便利条件，为农村老年人进一步构建良好的社会网络奠定基础。虽然大部分村庄社区受经济条件的制约，未能在经济上提供给老年人足够的经济支持，但村庄社区现有的部分养老设施也是具有聚集村内的多数老年人在一起的潜在功能，它可以促进老年人社会网络的发展，并由此为老年人积累一定的养老和网络资源。在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能够经常给老年人提供日常帮助和一定养老支持的网络成员主要是子女、亲戚等亲友，而其他组织或团体在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中所起到的养老支持作用较小。

4.2 社会网络分析

本文以社会网络为视角研究农村老年人参与社区养老的影响因素，首先分析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状况，即在日常生活能够给予老年人物质或精神帮助的这些网络成员状况。下面分别从社会网络的网络规模、关系类型、关系连带强度、网络趋同性和异质性五个特征方向具体分析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状况。

4.2.1 网络规模

社会网络规模是指被调查个体所拥有的网络成员个数，体现了社会网络的数量特征，同时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个体中心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量，被认为是体现个体社会网络状况的一个关键特征。个体网络规模的大小用与个体相联系的网络成员的数量来

表示, 网络成员的数量越多, 则个体的网络规模越大; 反之, 则越小^[60]。由此可见, 网络规模的大小只与网络数量特征有关, 与网络质量特征无关, 实际上网络的质量特征是与个体的关系连带强度相联系的。例如有些个体的网络规模虽然较小, 但其与网络的每个成员都具有较亲密的关系, 与每个网络成员都构成了强连带关系, 则该个体在需要帮助时就可能会得到网络成员提供较多的帮助; 相反, 而有些个体的网络规模虽然很大, 但其与网络的每个成员的关系都不亲密, 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很少, 仅与网络成员构成了弱连带关系, 则该个体在需要帮助时不一定能够及时得到帮助, 因此网络规模仅仅代表着网络数量, 而不表示网络质量。

学者阮丹青调查发现天津市人口的网络规模均值是 6.3, 张文宏调查发现北京城市人口的网络规模均值为 3.1, 洪小良调查发现北京市贫困人口的社会网络规模均值为 2.21, 贺寨平等调查发现天津市 6 个城区的贫困人口的网络规模均值是 2.55。本文以陕西省农村老年人为调查对象, 该群体在我国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 农村老年人的社交网络广泛度较小, 因此在设计调查问卷时设计的网络成员个数最大填写量是 5, 网络规模的取值范围为 0-5, 通过预调查的结果表明, 这个数量的设计也是合理的。本次调查调查采用定名法, 要求老年人提供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给予其帮助的每一个网络成员的姓名, 以及其他有关网络成员个体的具体相关信息。网络成员的排列顺序是按亲密度排列的, 亲密度越高排位越靠前, 依次类推, 最多填写 5 个网络成员。陕西农村老年人的网络规模分析如表 4.2 所示。

表 4.2 陕西农村老年人网络规模分析 (N=246)

规模	频数(人)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均值	标准差
0	7	2.85	2.85		
1	15	6.10	8.95		
2	14	5.69	14.64		
3	27	10.98	25.61	4.14	1.41
4	20	8.13	33.74		
5	163	66.26	100.00		
总计	246	100.00			

数据来源: 2015 年 8 月“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状况调查问卷”抽样调查。

表 4.2 的统计结果表明, 陕西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规模均值是 4.14, 标准差是 1.41。其中陕西农村老年人网络规模为 0 的有 7 人, 占总样本的 2.8%, 网络规模为 1 的有 15 人, 占总样本的 6.2%, 网络规模为 2 的 14 人, 占总样本的 5.5%, 网络规模为 3 的有 27 人, 占总样本的 11.0%, 网络规模为 4 的有 20 人, 占总样本的 8.3%, 网络规模为 5 人数最多有 163 人, 占总样本的 66.3%。农村老年人由于年纪和身体的原因, 不再适合

干太多体力活，因此老人们在空闲时间就会有串门聊天或打牌下棋的娱乐活动，由此形成的网络成员在农村老年人的网络规模中也会占有一定数量；还有部分老年人，其交往的网络成员较多，朋友圈较广泛，网络规模较大，这可能与该老年人的性格开朗和善于交际等性格特点有关；另外调查结果还显示出有个别老年人的网络规模为0和1，原因可能是这些老年终身未婚或现已失去配偶和子女，也可能是该老年人性格孤僻而不善于与人沟通。总的来说，陕西农村老年人的网络规模还是相对较小，交往范围较窄，农村老年人的人际交往规模还是受到地域等诸多条件的一些限制。

4.2.2 关系类型

社会网络关系类型指被调查者与网络成员之间的具体关系，在本研究中关系类型主要包括八类，分别是配偶、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邻居、亲戚、朋友、同乡、村干部等。由于社会网络关系类型研究的是网络成员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由表4.2可知网络规模为0的老年人数为7，因此本节讨论社会网络关系类型的老年人有效样本为239。本文网络关系类型的具体量化是用被调查者某种关系类型的网络成员个数在其网络规模中所占的比例来表示。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出陕西农村老年人网络关系类型分析如表4.3所示。

表4.3 陕西农村老年人网络关系类型分析 (N=239)

关系类型	0	0.01-0.33	0.34-0.66	0.67-0.99	1	均值	标准差	
配偶	频数	138	39	44	7	12	0.19	0.29
	百分比	57.74	16.32	18.41	2.93	5.02		
儿子/儿媳	频数	109	41	53	15	21	0.28	0.34
	百分比	45.61	17.15	22.18	6.28	8.79		
女儿/女婿	频数	138	39	57	0	5	0.17	0.24
	百分比	57.74	16.32	23.85	0.00	2.09		
邻居	频数	136	89	11	0	3	0.10	0.16
	百分比	56.90	37.24	4.60	0.00	1.26		
亲戚	频数	158	56	20	2	3	0.10	0.19
	百分比	66.11	23.43	8.37	0.84	1.26		
朋友	频数	205	23	10	0	1	0.04	0.12
	百分比	85.77	9.62	4.18	0.00	0.42		
同乡	频数	220	11	4	0	3	0.03	0.14
	百分比	92.05	4.60	1.67	0.00	1.26		
村干部等	频数	211	22	5	0	1	0.03	0.10
	百分比	88.28	9.21	2.09	0.00	0.42		

数据来源：2015年8月“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状况调查问卷”抽样调查。

表4.3的统计结果表明，陕西农村老年人个人网络关系类型均值的最大值为0.28，

其类型是儿子/儿媳；均值的最小值为 0.01，其类型为村干部等；每种网络关系类型的标准差均较小，这说明数据比较集中。网络关系类型中排列较靠前分别是儿子/儿媳、配偶、女儿/女婿、邻居、亲戚，各关系类型所占比例的均值分别为 28%、19%、17%、10%、10%；而朋友、同乡和村干部等这三种网络关系类型所占比列较小，均值分别是 3%、3%、3%。调研数据显示，有 71.76% 的农村老年人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配偶或子女的帮助，有 20.73% 的农村老年人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邻居或亲戚、朋友或同乡的帮助，而仅有不到 7% 的农村老年人表示获得了村干部的帮助。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子女、配偶、邻居、亲戚是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中最重要的网络关系类型。

结果显示，配偶和子女在网络关系类型中所占比例较大，这与我国农村家庭模式有一定关系。在农村家庭传统中有着“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且父母的养老责任一般由家庭子女承担，因此老人网络关系类型中，子女占比较高。本文网络关系类型全为儿子/儿媳的有 21 人，占总人数的 8.79%；2/3 以上为儿子/儿媳的有 15 人，占总人数的 6.28%；1/3 至 2/3 为儿子/儿媳的有 53 人，占总人数的 22.18%；有儿子/儿媳且占 1/3 以下的有 41 人，占总人数的 17.15%。陕西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关系类型中配偶的占比也较高，可见配偶在老年人的生活中也具有重要作用。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弱，对生活照料的需求也会增加，一般而言，在农村配偶是最能承担起老年照料服务责任的网络人员。事实上调查中也发现，大部分农村老年人也通过配偶获得了一定的生活照料和起居照顾。

根据上述的分析可知，在农村地区对老年人具有较大养老支持功能的网络关系类型并非政府性质的村干部或村委会，对老年人养老支持起较大作用的网络关系类型主要是配偶、子女、邻居，同时老年个体之间的互帮互助行为在提供养老支持方面也具有较大的潜力，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组织与开发。

4.2.3 网络趋同性

趋同性是指个体的网络成员与该个体在某种特征上的相同性，例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的趋同性。趋同性的具体量化，是与被调查者的某种特征相同的网络成员人数占该个体总网络成员的比例来表示。例如，性别趋同性的量化是与被调查者的性别相同的网络成员人数占总网络成员的比例，年龄趋同性的量化是与被调查者所属年龄分组相同的网络成员人数占总网络成员的比例，受教育程度趋同性的量化是与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相同的网络成员人数占总网络成员的比例。由于网络趋同性测量的是网络成员与被调查者之间在某种社会特征上的相似性，所以本节对陕西农村老年人网络趋同性的分析应删除掉网络规模为 0 的样本。由表 4.2 可知网络规模为 0 的样本有 7 个，因此本节研究的有效样本数为 239，统计分析后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的趋同性结果如表 4.4 所示。

表 4.4 陕西农村老年人网络趋同性分析 (N=239)

	频率	百分比(%)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总数
性别趋同性					
0	9	3.77			
0.01-0.25	6	2.51			
0.26-0.50	45	18.83			
0.51-0.75	62	25.94	0.71	0.28	239
0.76-0.99	44	18.41			
1	73	30.54			
年龄趋同性					
0	32	13.39			
0.01-0.25	30	12.55			
0.26-0.50	54	22.59			
0.51-0.75	57	23.85	0.51	0.33	239
0.76-0.99	34	14.23			
1	31	12.97			
受教育程度趋同性					
0	52	21.76			
0.01-0.25	35	14.64			
0.26-0.50	56	23.43			
0.51-0.75	46	19.25	0.43	0.36	239
0.76-0.99	19	7.95			
1	31	12.97			

数据来源：2015年8月“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状况调查问卷”抽样调查。

从表 4.4 的统计结果，性别趋同性方面，与陕西农村老年人性别完全相同的的网络成员有 73 人，占样本总量的 30.54%；完全不同的有 9 人，占样本总量的 3.77%；性别趋同性的均值为 0.71，这表示农村老年人的网络成员中平均有 71% 的人数与老年人是相同性别，由此可见农村老年人的性别趋同性较高，这可能与本文的研究对象即被调查的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打交道的大多是与其性别相同的同龄老人有关。年龄趋同性方面，与农村老年人完全属于同一个年龄分组的网络成员有 31 人，占样本总量的 12.97%；完全不属于同一个年龄分组的网络成员有 32 人，占样本总量的 13.39%；年龄趋同性的均值为 0.51，这表示农村老年人的网络成员中平均有 51% 的人数与老年人的年龄是属于同一个分组的，即与其相同年龄段的人打交道的农村老人人大约占有一半。由于多数配偶

和同龄老年人与被调查者所处年龄段相同,可知配偶和同龄老年人在农村老年人的网络成员中所比例是比较大的。而对于完全不属于同一年龄组的网络成员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网络成员大多是老年人的子女,所以所处年龄阶段相差较大。受教育程度趋同性方面,与农村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完全相同的网络成员有 31 人,占样本总量的 12.97%;完全不同的网络成员有 52 人,占样本总量的 21.76%;受教育程度趋同性的均值为 0.44,这表示农村老年人的网络成员中有 43% 的人数与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是相同的;相比于性别和年龄来说,受教育程度趋同性并不是很高,通过分析问卷数据发现,这是因为多数老年人网络成员里占主要比例的子女的受教育程度都比老年人自己本身所受的教育程度要高,因此出现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趋同性不高的现象,这一现象与我国的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持续发展相关,同时也说明老年人在子女受教育方面也是竭尽所能给予子女最大的教育支持。

4.2.4 网络异质性

网络异质性不再考察被调查者的网络成员与被调查者某一特征的相同情况,而是考察被调查者的网络成员之间在某些特征上的分布,用于反映被调查者的网络成员之间的相异情况。网络异质性的具体量化是从网络成员中随机抽出两个人在某个特征上不相同的概率,其概率计算表达式为: $Y = 1 - \sum_{i=1}^k P_i^2$, 公式中的 i 代表某一特征分类的序号, P

表示某一特征在该特征分类中所占的比例,举个例子,如对性别这一特征来说, P_1 代表的是男型,则 P_2 代表的就是女性。在具体计算中时,性别异质性的最大值为 50%,最小值为 0,即从概率角度出发,如果从被调查者的网络成员中随机抽取 1 个人,被抽中的成员是男性或女性的概率都是 50%。年龄异质性的计算是用网络成员的年龄标准差来测量的,标准差越大则表明网络成员的年龄异质性越高。由于网络异质性是研究网络成员之间的特征分布情况,因此在选取样本时应除去网络规模为 0 和 1 的样本,故本节研究网络异质性的有效样本为 224。本节对农村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异质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4.5 所示。

由表 4.5 的统计分析结果,性别异质性方面,最小值为 0,即网络成员的性别都完全相同的被调查老年人有 68 人,占样本总量的 30.36%;性别异质性为最大值 0.5 的被调查老年人有 15 人,即网络成员中男性和女性各占一半的被调查老年人有 15 人,占样本总量的 6.70%;性别异质性的均值为 0.25,标准差为 0.20,这表明农村老年人网络成员的性别异质性较低,这可能是与被调查老人的网络成员多是同性别的同龄人或同性别的子女、亲戚、朋友有关。年龄异质性方面,年龄异质性为最小值 0 的被调查老年人有 30 人,即网络成员的年龄都属于同一个年龄分组的被调查老年人有 30 人,占样本总量的 13.39%;年龄异质性为最大值 0.72 的被调查老年人只有 6 人,占样本总量的 2.68%,

这主要是因为这些老年人的网络成员主要是子女和亲戚，所以网络成员的年龄所处阶段比较分散，年龄所处的分组也比较多，因此年龄异质性高；年龄异质性的最大值只有6人，而最小值有30人，可见年龄异质性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占的比例相差悬殊，主要原因是农村老年人的网络成员中，既有给予其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较多的子女，又有给予其精神慰藉和情感慰藉较多的配偶和同龄老人；年龄异质性的均值为0.40，标准差为0.24，这说明农村老年人的年龄异质性比较小，但比性别异质性要稍高一些。受教育程度异质性方面，农村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异质性的均值为0.47，标准差为0.24，可见农村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异质性一般；受教育程度异质性为最小值0的被调查老年人有26人，即网络成员的受教育程度都完全相同的调查老年人有26人，占样本总量的11.61%；受教育程度异质性为最大值0.8的只有2人，比例非常小，只占了样本总量的0.89%。

表 4.5 陕西农村老年人网络异质性分析 (N=224)

	频数	百分比(%)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总数
性别异质性					
0	68	30.36			
0.01-0.33	49	21.88			
0.34-0.38	10	4.46	0.25	0.20	224
0.39-0.49	82	36.61			
0.5	15	6.70			
年龄异质性					
0	30	13.39			
0.01-0.40	48	21.43			
0.41-0.50	73	32.59	0.40	0.24	224
0.51-0.60	26	11.61			
0.61-0.70	41	18.30			
0.72	6	2.68			
受教育程度异质性					
0	26	11.61			
0.01-0.32	23	10.27			
0.33-0.50	58	25.89	0.47	0.24	224
0.51-0.60	33	14.73			
0.61-0.79	82	36.61			
0.8	2	0.89			

数据来源：2015年8月“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状况调查问卷”抽样调查。

4.2.5 关系连带强度

学者格兰诺维特研究认为,网络关系连带强度可以从“认识时间长短”、“互动频率”、“亲密性”和“互惠服务内容”四个方面来进行衡量。通常,较强的关系连带强度需要很长时间的培养,因此系连带强度一般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强;至于互动频率,两个人之间打交道的次数与两人彼此之间互动的频繁程度相关,因而较频繁的互动频率也反映出较强的关系连带强度;个体与网络成员之间的亲密性则表明了彼此之间关系的好坏,个体与网络成员之间的越亲密,则二者在聊天和交流时的话题所涉及的范围就会越广泛,一方遇到困难时能够得到另一方帮助和支持的可能性也会越大,因而较强的亲密性也能反映出较强的关系连带强度;个体与网络成员之间的互惠性表现,也能反映出一定的关系连带强度,如果体与网络成员二者之间的互惠性行为所涉及范围广泛且持续时间较长,则说明二者之间信任度较高,从反映出较强的关系连带强度^[61]。概括起来,“认识时间长短”、“互动频率”、“亲密性”和“互惠服务内容”分别从时间、频率、强度和内容这四个方面来全面的诠释了网络关系连带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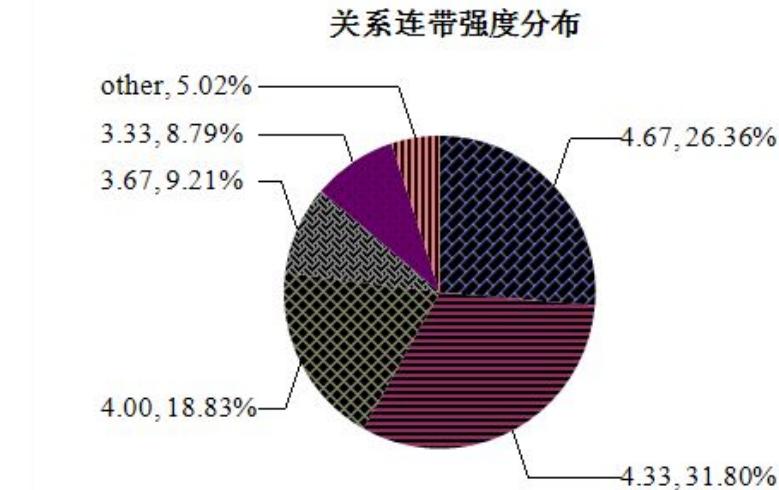


图 4.1 网络关系连带强度分布

关系连带强度反映了社会网络状况的质量特征,衡量个体的网络关系连带强度进行可以全面地了解该个体的社会网络状况。由于“互惠服务内容”的广泛性和定量测量的困难性,本文所使用的调查问卷仅从“认识时间长短”、“互动频率”、“亲密性”三个维度设计量表来测量农村老年人的网络关系连带强度。问卷中如果农村老年人与网络成员互动的频率越高,相对应问题的得分就越高;认识的时间越长,相对应问题的得分越高;亲密程度越高,相对应问题的得分也越高。本文运用这三个维度的问题的得分加总取平均值来测量农村老年人的网络关系连带强度的大小,加总取平均值后的得分越高则代表农村老年人与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连带强度越强,反之,则越弱。本节研究网络关系连

带强度时,选取调查问卷中农村老年人依照网络成员与自己关系亲密程度,提供的排在第一位的网络成员作为本节研究网络关系连带强度的研究对象。因排在第一位的的网络成员与农村老年人关系最为亲密,给生活中也是给老年人提供的帮助和支持最多的网络成员,因此选取排在第一位的网络成员研究农村老年人的网络关系连带强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统计分析后的陕西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关系连带强度分布如图 4.1 所示。

从图 4.1 可以看出,农村老年人网络关系连带强度问题得分加总取均值后,得分为 4.67 的有 63 人,占样本总量的 26.36%,这说明有 63 位农村老年人与其关系亲密的第一位网络成员的互动频率为每天一次、认识的时间在 6 年以上、关系非常亲密;关系连带强度问题得分加总取均值后,得分为 4.33 的有 76 人,占样本总量的 31.80%,在占样本总量所占比例最大;关系连带强度问题得分加总取均值后,得分为 1.67 的有 45 人,占样本总量的 18.83%。综合分析,网络关系连带强度问题得分加总取均值后,得分在 4 及以上的比例为 76.99%,这表明农村老年人与其网络成员的关系连带强度较强。

4.3 本章小结

本章利用 2015 年 8 月课题组对“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状况调查问卷”进行调研所得数据,对总体样本进行了统计分析好和概述,随后又深入分析和讨论了农村老年人的网络规模、关系类型、关系连带强度、网络趋同性和异质性五个特征。结果显示,网络规模方面,农村老年人的网络规模为 4.14;关系类型方面,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关系类型中,子女、配偶和邻居所占的比例较大,这表明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受身体状况和地域条件的限制,与子女、配偶和邻居交往较多,同时得到子女、配偶和邻居的帮助和支持也较多;网络趋同性和异质性方面,农村老年人的性别和年龄的趋同性较高,异质性较低,说明农村老年人平时倾向于与自己年龄相近且相同性别的老年人倾诉心事或一同活动,如聊天、打牌或下棋等;农村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趋同性和异质性一般,表明女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与其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存在有一定的差别;最后,关系连带强度方面,农村老年人的网络关系连带强度较高。

本章通过分析陕西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五个基本特征,加深了对农村老年人网络规模等社会网络数量特征和关系连带强度等社会网络质量特征的理解,为下一章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5 社会网络对农村社区养老的影响

本章是核心章节，以社会网络的数量和质量特征为切入点，研究社会网络对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产生的影响，并分别分析社会网络的数量和质量特征对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5.1 模型设计与分析

本节模型设计与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变量设计、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实证模型四个部分，以下将依次对其进行阐述。

5.1.1 变量设计

本章主要研究陕西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对其社区养老状况的影响，通过构建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别从农村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两个方面来探讨老年人的社区养老状况。每个模型包含 1 个因变量，分别为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均为二分类变量。自变量为社会网络的网络规模和关系连带强度两个特征，而控制变量分为养老需求型变量和养老供给型变量两个方面。

(1) 因变量

社区养老意愿 (Y_1)：本文将实地调研中农村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选择划分为两类，即老年人对“如果村内成立老年互助组织，您是否愿意加入？”问题的回答选择“非常愿意”和“愿意”的，认定其社区养老意愿为“愿意”， Y_1 取值为 1；若回答选择“一般”、“不愿意”和“无所谓”的，认定其社区养老意愿为“不愿意”， Y_1 取值为 0。

生活满意度 (Y_2)：生活满意度是指与自己制定的标准相比个体对生活质量做出的综合判断，它是一个人对当前生活质量的感知判断，也是本文研究陕西农村老年人养老状况的一项综合指标。文中将实地调研中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选择划分为两类，即老年人对“您对自己目前的晚年生活满意吗？”问题的回答选择“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则认定其生活满意度为“满意”， Y_2 取值为 1；若回答选择“一般”、“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则认定其生活满意度为“不满意”， Y_2 取值为 0。

(2) 自变量

网络规模 (NS)：社会网络规模是指被调查个体所拥有的网络成员个数，体现了社会网络的数量特征，同时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个体中心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量，被认为是体现个体社会网络状况的一个关键特征。个体网络规模的大小用与个体相联系的网络成员的数量来表示，网络成员的数量越多，则个体的网络规模越大；反之，则越小。本文选取社会网络的数量特征网络规模作为自变量来分析其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的

影响。本研究在设计调查问卷时设计的网络成员个数最大填写量是 5，网络规模的取值范围为 0-5，网络规模的取值越大则表明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反之，则越小。

网络关系连带强度 (TS)：关系连带强度反映的是社会网络的质量特征，本文以关系连带强度作为另一自变量来研究其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的影响。网络关系连带强度指被调查者与网络成员之间所形成的网络关系的强弱，其量化主要由反映网络关系连带强度的维度量表来进行测量。本研究在测量农村老年人网络关系连带强度时使用认识时间的、互动的频率、亲密性三个维度来进行测量。本文在测量社会网络关系连带强度时的三个问题分别是认识时间的长短、互动的频率、亲密性三个方面，其中涉及认识时间长短的问题是“你与他（她）识多久？”，回答选项的得分为“1 年以下”=1，“1-3 年”=2，“3-6 年”=3，“6 年及以上”=4；互动频率的问题是“你与他（她）多久联系一次？”，回答选项的得分为“很少”=1，“每年”=2，“每月”=3，“每周”=4，“每天”=5；亲密性的问题是“你与他（她）亲密程度如何？”，回答选项的得分为“很不亲密”=1，“不太亲密”=2，“一般”=3，“比较亲密”=4，“很亲密”=5。三个问题最后加总后取均值的得分越高，则农村表示老年人与其网络成员的认识时间越长、互动的频率越频繁、亲密度越高，反之，则认识时间较短、互动较少、亲密度较低。为了得到关系连带强度具体的得分，本文对认识时间、互动频率、亲密性三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简化，结果得到两个有效因子，分别命名为频度因子和深度因子，其中频度因子主要与互动频率有关，深度因子主要与认识时间和亲密性有关。本文在研究关系连带强度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的影响模型中，以深度因子 (TS (D)) 和频度因子 (TS (F)) 两变量作为代表网络质量的自变量代入模型进行研究。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分为养老需求型变量和养老供给型变量。养老需求型变量主要包括：性别 (G)、年龄 (A)、受教育程度 (E)、生活自理能力 (L)、未来照料忧虑 (F) 5 个变量。性别变量中，赋值“男”=1，“女”=0；年龄变量赋值为周岁；受教育程度变量中，赋值“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3，“大专及以上”=4；生活自理能力变量中，赋值“完全需要他人照料”=1，“部分需要他人照料”=2，“完全不需要他人照料”=3；未来照料忧虑变量中，赋值“没有考虑过”=1，“不担心”=2，“有点担心”=3，“非常担心”=4。

养老供给型变量主要分为三类，分别为：①自我供给因素，包括：婚姻状况 (MS)、自我供养 (SS) 2 个变量。婚姻状况变量中，赋值“未婚”、“离异”或“丧偶”=0，“已婚”=1；自我供养变量，赋值“退休（养老）金”、“出租房屋”、“务农”、“非农就业”、“征地补偿”或“个人储蓄”=1，“子女给予”、“政府补贴、社会捐助”或“村集体分红”=0。②家庭供给因素，包括：家庭子女数 (FN)、家庭经济水平 (FE) 2 个变量。

家庭子女数变量为家庭子女总个数；家庭经济水平变量为去年一年家庭纯收入。③社区供给因素，包括：老年活动场所（AP）、就医便利程度（MC）、医疗费用来源（ME）3个变量。老年活动场所变量中，赋值“有少许”或“有很多”=1，“没有”=0；就医便利程度变量中，赋值“自己硬抗”=1，“自己去药店买药”=2，“村卫生所”=3，“镇（或市）医院”=4；医疗费用来源变量中，赋值“全部自付”=1，“子女支付”、“社会资助”或“政府补贴”=2，“新农合报销”=3，“医疗保险”=4。

在研究陕西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对社区养老的影响中，以“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社会网络数量特征“网络规模”和质量特征关系连带强度的两个因子“深度因子”和“频度因子”为自变量，并以老年人“养老需求型变量”和“养老供给型变量”为控制变量，将这些变量依次进入实证模型来分析社会网络对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的影响。模型中具体变量的定义及赋值分别如表 5.1、表 5.2 所示。表 5.3 为社会网络对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的影响研究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情况，其中由于老年人社会网络的网络规模和关系连带强度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已在上一章叙述过，故表 5.3 中只列出了除社会网络的网络规模和关系连带强度变量以外的其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情况。

关于表 5.3 中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需要说明的是，家庭经济水平变量的最大最小值相差较大，因此下文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容易出现异方差问题，因此回归分析时取其对数值进入回归分析模型；家庭经济水平即去年家庭人均月收入最低为 500 元，最高达 8000 元，个别家庭经济收入较低的原因是由于部分老年人在估算自己家庭经济收入时并未考虑自给自足的一部分经济收入，致使该家庭经济收入值偏低，而个别家庭经济收入较高的原因有可能该家庭由于去年一年有造房、购房等大额消费方面的支出，从而造成该家庭经济收入值偏高。

表 5.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Y_1	社区养老意愿	C	照料忧虑
Y_2	生活满意度	SM	婚姻状况
NS	网络规模	SS	自我供养
TS (D)	关系深度	FN	家庭子女数
TS (F)	关系频度	FI	家庭经济水平
G	性别	MP	老年活动场所
A	年龄	MC	就医便利程度
E	受教育程度	ME	医疗费用来源
S	自理能力		

表 5.2 变量赋值表

变量类型与名称		变量含义与赋值
因变量	社区养老意愿 Y_1	是否愿意加老年互助组织: 是=1, 否=0
	生活满意度 Y_2	是否对晚年生活感到满意: 是=1, 否=0
自变量	网络规模 NS	网络规模人数: 0-5
	关系深度 $TS (D)$	认识时间: 1 年以下=1, 1-3 年=2, 3-6 年=3, 6 年及以上=4 亲密程度: 很不亲密=1, 不太亲密=2, 一般=3, 比较亲密=4、很亲密=5
控制变量(需求)	关系频度 $TS (F)$	联系频率: 很少=1, 每年=2, 每月=3, 每周=4, 每天=5
	性别 G	男=1, 女=0
控制变量(需求)	年龄 A	年龄周岁
	受教育程度 E	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高中(中专)=3, 大专及以上=4
控制变量(需求)	自理能力 S	是否需要他人照料: 完全需要=1, 部分需要=2, 完全不需要=3
	照料忧虑 C	是否担心无人照料: 没考虑过=1, 不担心=2, 有点担心=3, 非常担心=4
控制变量(供给)	婚姻状况 SM	有无配偶: 有=1, 无=0
	自我供养 SS	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自己(或配偶): 是=1, 否=0
控制变量(供给)	家庭子女数 FN	家庭子女总个数
	家庭经济水平 FI	去年一年家庭纯收入
控制变量(供给)	老年活动场所 MP	有=1, 没有=0
	就医便利程度 MC	生病时常去哪就医: 自己硬抗=1, 自己去药店买药=2, 村卫生所=3, 镇(或市)医院=4
医疗费用来源 ME		全部自付=1, 子女支付、社会资助或政府补贴=2, 新农合报销=3, 医疗保险=4

表 5.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N=246)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社区养老意愿	0	1	0.80	0.40
生活满意度	0	1	0.60	0.49
性别	0	1	0.42	0.49
年龄	60	94	68.11	7.39
受教育程度	1	4	1.34	0.69
自理能力	1	3	2.12	0.52
照料忧虑	1	4	2.06	0.90
婚姻状况	0	1	0.78	0.42
自我供养	0	1	0.44	0.50
家庭子女数	0	7	2.86	1.33
家庭经济水平	500	8000	2530.49	2550.33
老年活动场所	0	1	0.78	0.41
就医便利程度	1	4	2.17	0.62
医疗费用来源	1	3	1.95	0.65

数据来源：2015 年 8 月“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状况调查问卷”抽样调查。

5.1.2 因子分析

为得到关系连带强度的具体得分，把关系连带强度的认识时间长短、互动的频率和亲密性三个维度通过主成分分析进行简化。首先，为检验这三个维度是否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提取因子，并验证这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线性关系，本文运用 SPSS17.0 对三个维度这分析，SPSS17.0 运行后的结果如表 5.4 所示。表 5.4 显示，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的值为 115.144，相应的概率 p 值为 0，且 KMO 值为 0.704，根据 Kaiser 给出的 KMO 度量标准可知这三个变量可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因子。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分析后结果如表 5.5 和表 5.6 所示。

表5.4 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和KMO检验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0.704
Approx. Chi-Square	115.144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df
	.000

表5.5 因子解释原有变量总方差的情况

Component	Initial Eigenvalues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1	1.094	38.274	38.274	1.094	38.274	38.274
2	1.048	33.121	71.395	1.048	33.121	71.395
3	.858	28.605	100.000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表5.6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Component	
	1	2
亲密性	.858	.140
认识时间长短	.831	.203
互动频率	.077	.926

由表5.5可知，有两个大于1的特征根值，因此可提取两个因子来代表关系连带强度的两个不同层面。由于提取的两个因子共解释原有变量总方差的71.40%，由此可知提取因子后，原有变量信息丢失比较少，因此本次因子分析的效果还是较理想的。由表5.6可知，在第1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的是认识时间长短和亲密性这两个维度，因此命名第1个因子为关系连带强度的深度因子；在第2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的是互动频率这个维度，因此命名第2个因子为关系连带强度的频度因子。通过因子分析，找出了深度因子和频度因子两个变量来代表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的关系连带强度，并且通过因子分析提取的深度因子和频度因子两个因子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5.1.3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是为明确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而对两个或者多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的一种分析方法。一般在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之前，为确定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应先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而为下一步的回归分析打下基础。本文运用 SPSS17.0 并采用直线相关分析方法来分析本研究所涉及的各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表如表5.7 所示。

相关系数表 5.7 的统计结果表明，陕西农村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社区养老意愿与网络规模、关系深度、关系频度显著正相关；生活满意度与网络规模、关系深度、关系频度呈显著正相关；网络规模与关系深度呈负相关，与关系频度呈正相关，但二者均不显著；关系深度与关系频度负相关，但不显著。以下本文将

继续分析网络规模、关系连带强度、生活满意度和社区养老意愿之间存在的具体因果关系及其之间相互影响关系。

表 5.7 相关系数表

	社区养老意愿	生活满意度	网络规模	关系深度	关系频度
社区养老意愿	1.000				
生活满意度	0.059***	1.000			
网络规模	0.112**	0.271**	1.000		
关系深度	0.043 ⁺	0.135**	-0.063	1.000	
关系频度	0.042**	0.035 ⁺	0.004	-0.139	1.000

注: ** p<0.01; * p<0.05; +p<0.1

数据来源: 2015 年 8 月“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状况调查问卷”抽样调查。

5.1.4 实证模型

本文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深入分析和探讨社会网络对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状况的影响, 具体的实证模型如下:

(1) 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影响的实证模型

$$\log it(P_1) = \ln\left(\frac{P_1}{1-P_1}\right) \quad P_1 = P(Y_1) = \frac{e^{Z_i}}{1+e^{Z_i}}$$

$$Z_1 = \beta + \alpha_1 NS + \alpha_2 G + \alpha_3 A + \alpha_4 E + \alpha_5 S + \alpha_6 C + \alpha_7 FN + \alpha_8 FI + \alpha_9 MP + \alpha_{10} MC + \alpha_{11} ME + \alpha_{12} SM + \alpha_{13} SS + \partial \quad (A)$$

其中, β 为常数项, α_j 为系数, ∂ 为残差。

$$Z_2 = \beta + \alpha_1 TS + \alpha_2 G + \alpha_3 A + \alpha_4 E + \alpha_5 S + \alpha_6 C + \alpha_7 FN + \alpha_8 FI + \alpha_9 MP + \alpha_{10} MC + \alpha_{11} ME + \alpha_{12} SM + \alpha_{13} SS + \partial \quad (B)$$

其中, β 为常数项, α_j 为系数, ∂ 为残差。

$$Z_3 = \beta + \alpha_1 NS + \alpha_2 TS + \alpha_3 G + \alpha_4 A + \alpha_5 E + \alpha_6 S + \alpha_7 C + \alpha_8 FN + \alpha_9 FI + \alpha_{10} MP + \alpha_{11} MC + \alpha_{12} ME + \alpha_{13} SM + \alpha_{14} SS + \partial \quad (C)$$

其中, β 为常数项, α_j 为系数, ∂ 为残差。

(2) 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实证模型

$$\log it(P_2) = \ln\left(\frac{P_2}{1-P_2}\right) \quad P_2 = P(Y_2) = \frac{e^{Z_i}}{1+e^{Z_i}}$$

$$Z_4 = \beta + \alpha_1 NS + \alpha_2 G + \alpha_3 A + \alpha_4 E + \alpha_5 S + \alpha_6 C + \alpha_7 FN + \alpha_8 FI + \alpha_9 MP + \alpha_{10} MC + \alpha_{11} ME + \alpha_{12} SM + \alpha_{13} SS + \partial \quad (E)$$

其中, β 为常数项, α_j 为系数, ∂ 为残差。

$$Z_5 = \beta + \alpha_1 TS + \alpha_2 G + \alpha_3 A + \alpha_4 E + \alpha_5 S + \alpha_6 C + \alpha_7 FN + \alpha_8 FI + \alpha_9 MP + \alpha_{10} MC + \alpha_{11} ME + \alpha_{12} SM + \alpha_{13} SS + \partial \quad (F)$$

其中, β 为常数项, α_j 为系数, ∂ 为残差。

$$Z_6 = \beta + \alpha_1 NS + \alpha_2 TS + \alpha_3 G + \alpha_4 A + \alpha_5 E + \alpha_6 S + \alpha_7 C + \alpha_8 FN + \alpha_9 FI + \alpha_{10} MP + \alpha_{11} MC + \alpha_{12} ME + \alpha_{13} SM + \alpha_{14} SS + \partial \quad (G)$$

其中, β 为常数项, α_j 为系数, ∂ 为残差。

(3) 社会网络、生活满意度与社区养老意愿三者之间关系的实证模型

$$\log it(P_3) = \ln\left(\frac{P_3}{1-P_3}\right) \quad P_3 = P(Y_1) = \frac{e^{Z_1}}{1+e^{Z_1}}$$

$$Z_7 = \beta + \alpha_1 Y_2 + \alpha_2 NS + \alpha_3 G + \alpha_4 A + \alpha_5 E + \alpha_6 S + \alpha_7 C + \alpha_8 FN + \alpha_9 FI + \alpha_{10} MP + \alpha_{11} MC + \alpha_{12} ME + \alpha_{13} SM + \alpha_{14} SS + \partial \quad (I)$$

其中, β 为常数项, α_j 为系数, ∂ 为残差。

$$Z_8 = \beta + \alpha_1 Y_2 + \alpha_2 TS + \alpha_3 G + \alpha_4 A + \alpha_5 E + \alpha_6 S + \alpha_7 C + \alpha_8 FN + \alpha_9 FI + \alpha_{10} MP + \alpha_{11} MC + \alpha_{12} ME + \alpha_{13} SM + \alpha_{14} SS + \partial \quad (J)$$

其中, β 为常数项, α_j 为系数, ∂ 为残差。

$$Z_9 = \beta + \alpha_1 Y_2 + \alpha_2 NS + \alpha_3 TS + \alpha_4 G + \alpha_5 A + \alpha_6 E + \alpha_7 S + \alpha_8 C + \alpha_9 FN + \alpha_{10} FI + \alpha_{11} MP + \alpha_{12} MC + \alpha_{13} ME + \alpha_{14} SM + \alpha_{15} SS + \partial \quad (K)$$

其中, β 为常数项, α_j 为系数, ∂ 为残差。

本章所研究的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参与社区养老的影响的实证模型是建立在以上模型的基础之上的, 变量进入模型分析时是把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逐步加入模型中, 然后并将实证结果在依次呈现在回归方程中。

5.2 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的影响

5.2.1 研究思路

本节首先提出关于社会网络的网络规模和关系连带强度特征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假设, 并建立相应的实证模型; 其次, 分析社会网络的网络规模和关系连带强度特征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的回归模型结果, 并验证所提研究假设的正确性; 然后, 把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因素和养老供给因素等控制变量后加入模型, 分析加入控制变量是否会对网络规模和关系连带强度等自变量产生影响; 最后, 对分析结果进行讨论。本节提出的具体分析框架如图 5.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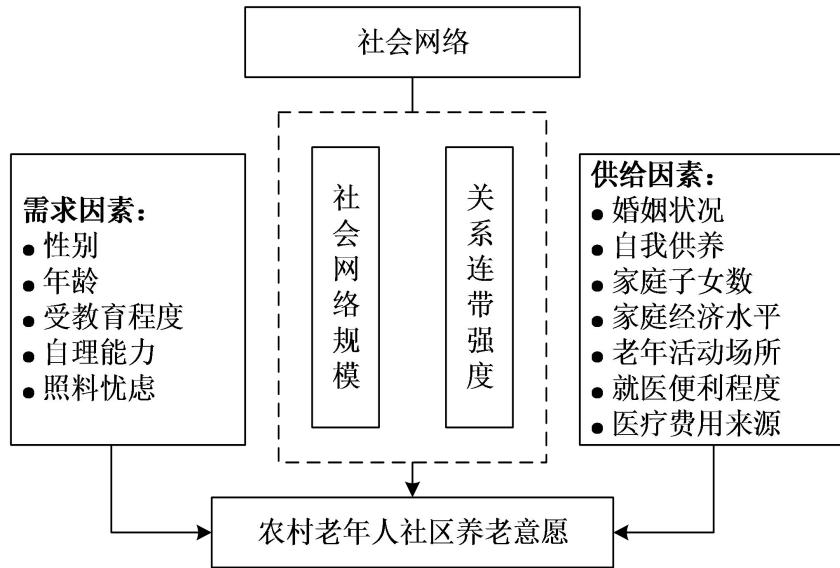


图 5.1 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的影响分析框架

5.2.2 研究假设

有关农村社区养老状况的研究现已有很多,但从社会网络视角入手的研究却很少。社会网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良好的社会网络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发展。影响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的因素有很多,自身特征、家庭特征、收入状况和社区环境等因素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农村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原因,大多不能外出劳动,其生活环境单一,家庭和社区在其生活中占据很大的位置。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与其有交际关系的人越多,而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这些多是朋友和邻居,朋友在交际圈中占重要地位,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找其倾诉,生活困难的时候可以找其帮助,邻居在工作中会给予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农村老年人有时因为生活中的琐事心情会感到压抑,而正是身边有邻居平时的聊天和劝慰,可以放松心情减少抑郁。若老年人在生活中具有广泛的社会网络,可以减少其对子女的依赖,使其在生活中更偏向于独立,而且广泛的社交网络规模有时也能够给老年人提供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在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的影响中,除了网络规模之外,还有比较重要的质量特征因素——关系连带强度。农村老年人在工作和生活中与其网络成员关系越亲密、认识时间越长,在其遇到困难时就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些关系较好的人员。农村老年人与网络成员互动频率越频繁说明这些老年人更乐于与人沟通,寻找倾诉的对象,这些互动的网络成员也会对其生活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老年人也越偏向于独立,其社区养老意愿也更强。反之,若老年人与网络成员关系认识的时间不长、关系不亲密、互动的频率少则说明此网络成员得不到老年人的信任,在其困难的时候也不会及时得到这些网络成员的帮助,老年人就是更依赖于自己或家庭,其社区养老意愿也不会强烈。由此

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 H1：网络规模越大，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越强。
- H2：与网络成员的关系深度越深，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越强。
- H3：与网络成员的关系频度越高，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越强。

5.2.3 结果分析

（1）结果

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对其社区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使用 Stata12.0 对 246 份有效样本进行了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 A 分析了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对其社区养老意愿的影响，其中在模型 A1 中，网络规模作为自变量，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进入模型进行分析；模型 A2 是在模型 A1 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老年人养老需求因素；模型 A3 是在模型 A2 的基础上加入老年人养老供给因素。模型 B 分析了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关系连带强度对其社区养老意愿的影响，其中在模型 B1 中，代表关系连带强度的两个因子深度因子和频度因子作为自变量，社区养老意愿为因变量进入模型进行分析；模型 B2 和模型 B3 依次在模型 B1 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老年人养老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模型 C 是全模型，网络规模、深度因子和频度因子作为自变量，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探讨其对因变量社区养老意愿的影响。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8 所示。

（2）讨论

模型 A1 的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对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网络规模越大，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越强，反之，则越弱。这表明网络规模在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的影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老年人网络规模大的时候代表老年人善于与人沟通，交际能力比较强，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可以得到的帮助比较多，自我独立性也较高，社区养老意愿比较强，因此 H1 通过验证。

模型 B1 的结果表明，社会网络的关系连带强度深度因子与社区养老意愿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而关系连带强度的频度因子与社区养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关系连带强度的深度因子和频度因子得分越高代表深度越深和频度越高，所以当老年人与社会网络成员彼此联系越频繁，老年人参与社区养老的概率就越大。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与网络成员联系越频繁，彼此给对方支持和帮助的机会也越多，如网络成员中占据比例较大的邻居、亲戚和朋友，可以彼此在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照顾，因此 H3 通过验证。但对于关系连带强度的深度因子来说，老年人与网络成员认识时间越长、关系越亲密，参与社区养老的概率并不大。这可能是在网络成员中认识时间较长和关系较亲密的成员大多是老年人的子女和配偶，这些人均是家庭成员，当家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大多需要共同面对，对老年人个人来说只能是精神上得到安慰但得不到实质性的帮助，所以关系

连带强度的深度因子对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因此H2没有通过验证。

表 5.8 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影响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 (N=246)

变量	模型 A1	模型 A2	模型 A3	模型 B1	模型 B2	模型 B3	模型 C
常数项	0.489***	0.388**	0.708**	1.300***	1.344***	1.842***	1.173**
社会网络							
网络规模	0.295***	0.407**	0.314**				0.332**
关系强度(深度)				0.093	0.109	0.128	0.156
关系强度(频度)				0.114**	0.206**	0.194**	0.198**
需求因素							
性别	0.330*	0.258 ⁺		0.383*	0.296 ⁺	0.340 ⁺	
年龄	-0.019 ⁺	-0.026*		-0.021**	-0.031 ⁺	-0.031*	
受教育程度	0.330**	0.224**		0.311*	0.215**	0.266**	
自理能力	-0.562*	-0.579*		-0.571**	-0.550*	-0.534 ⁺	
照料忧虑	0.443*	0.423 ⁺		0.326*	0.336 ⁺	0.394*	
供给因素							
婚姻状况		-0.469			-0.506	-0.485	
自我供养		0.147*			0.161*	0.147**	
家庭子女数		-0.053*			-0.088*	-0.064 ⁺	
家庭经济水平		0.025 ⁺			0.001 ⁺	0.038 ⁺	
老年活动场所		0.615**			0.824*	0.602**	
就医便利程度		0.063*			0.033**	0.048*	
医疗费用来源		-0.167*			-0.171 ⁺	-0.148**	
-2 Log likelihood	245.330	234.671	230.669	247.639	238.120	231.697	228.831
伪 R ²	0.012	0.055	0.071	0.003	0.041	0.067	0.079

注: *** p<0.001; ** p<0.01; * p<0.05; +p<0.1

数据来源: 2015 年 8 月“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状况调查问卷”抽样调查。

模型A2、A3、B2、B3和C的结果表明，在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因素中，性别、受教育程度变量与社区养老意愿显著正相关，年龄与社区养老意愿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老年人群体中男性比女性选择社区养老的概率更大；年龄较小的老年人更易接受社区养老；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思想观念更开放，则选择参与社区养老的概率也更大；未来照料忧虑与社区养老意愿显著正相关，即对未来照料较忧虑的老年人选择社区养老的概率更大，这可能是因为该部分老年人基于对未来获取子女照料可能性的认识，对未来生活的照料存在一定的担心和忧虑，因而具有较强的社区养老意愿的；生活自理能力与社

区养老意愿显著负相关，即生活自理能力较弱的老年人选择社区养老的概率更大，此结果表明，虽然大部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较强，但少数人自理能力较弱的农村老年人，可能不太愿意给家庭增添养老负担，从而更倾向于选择社区养老方式进行养老。

在农村老年人养老供给因素中，自我供给型变量中的自我供养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经济来源对老年人养老意愿选择的影响也比较大，并主要表现在经济上自我保障能力越强则选择社区养老的概率越大。家庭供给型变量中，家庭子女数量与被解释变量呈显著负相关，表明子女越多的老年人选择社区养老的概率越小，子女越少的老年人选择社区养老的概率越大。这是因为，一方面，子女数较多的农村老年人依靠子女养老的可能性更大，则该部分老年人就会倾向于家庭养老，这正好符合“养儿防老”这一传统农村养老观念；另一方面，考虑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子女数较多的农村老年人多是目前年龄较大的高龄老人，这部分老人由于身体等诸多条件的限制会对家庭子女产生更大的依赖。家庭经济水平的显著正效应，说明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老年人选择社区养老的概率越大，这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好的老年人能够获得的子女经济支持也更多，降低了老年人“老而无依”的忧患感，另外课题组在实地调查中也发现由于子女与父母的不管是在饮食习惯还是生活作息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因此部分老年人表示更愿意选择社区养老而非家庭养老。在社区供给型变量中，老年活动场所、就医便利程度、医疗费用来源3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老年活动场所、就医便利程度也与被解释变量呈显著正相关，表明设有老年活动场所的村庄和就医便利程度越高的地方，农村老年人选择社区养老的概率越大。而医疗费用来源与被解释变量成显著负效应，并非说明农村老年人获得正规医疗保障程度越高，选择社区养老的概率越小。其原因与变量的赋值有关，大部分农村老年人都获得了正规医疗保障，但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老年人仍是依靠子女的经济支持来获得解决医疗费用问题的，仅有少个别老年人可依靠自己的经济能力解决医疗费用，因此医疗费用上更多依赖子女的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而非社区养老。

模型C是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模型的-2倍对数似然值-2 Log likelihood明显降低，伪R²值明显提高，说明整体回归的拟合优度比分类回归更好。

5.3 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5.3.1 研究思路

本节首先提出社会网络的网络规模和关系连带强度特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假设，并建立相应的实证模型；其次，分析社会网络的网络规模和关系连带强度特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回归模型结果，并验证所提研究假设的正确性；然后，把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因素和养老供给因素等控制变量后加入模型，分析加入控

制变量是否会对网络规模和关系连带强度等自变量产生影响；最后，对分析结果进行讨论。本节提出的具体分析框架如图 5.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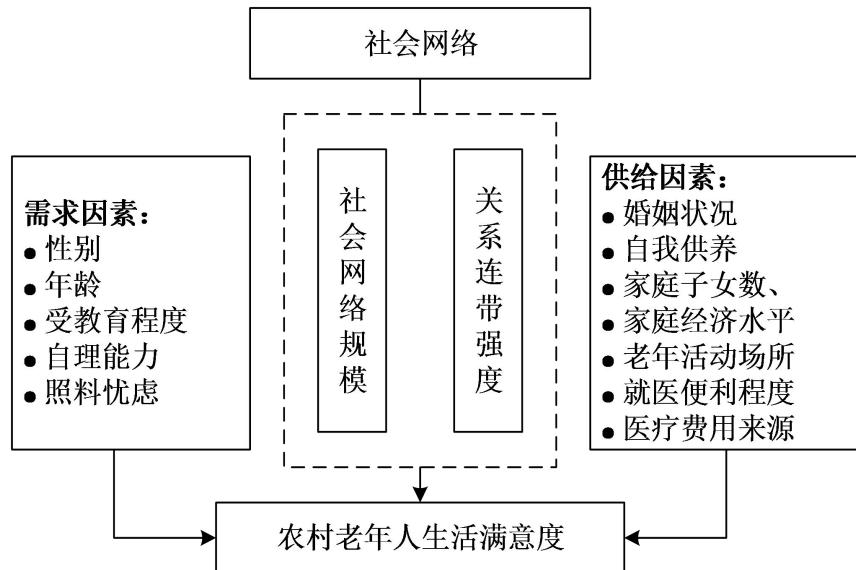


图 5.2 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框架

5.3.2 研究假设

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满意度主要指其晚年生活的满足感，其影响因素也有很多，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生活环境和收入状况等因素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环境单一，除了家庭成员以外，很少接触到社会上的其他网络成员。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与其有交际关系的人越多，而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这些多是朋友和邻居，在心情不好或生活困难的时候的时候可以找其倾诉，向其寻求帮助。邻居在生活中也会给予老年人很多支持和帮助，农村老年人心情压抑时，可以和身边的邻居经常聊天拉家常，可以减少老年人的独孤寂寞感^[62]。有研究表明，老年人作为社会人，有群体归属的需要。老年人在生活中若具有良好的社会网络，其归属感会更强烈，使得其晚年生活幸福指数更高。若农村老年人网络规模越大，则表明老年人善于与人沟通，当心情不好感到压抑的时，可以找到很好的倾诉对象，生活困难时可以得到网络成员的帮助，其生活满意度就会提高；反之，若由于性格或者其他原因社会网络规模小，在其心情烦闷或者焦虑时没有很好的倾诉者，长此以往生活满意度就会降低^[63]。农村老年人与社会网络成员认识时间越长、互动越频繁、关系越亲密其网络关系连带强度越大，彼此越熟悉越亲密，信任程度大，老年人的心生活满意度就越高。老年人与网络成员认识时间越长，关系越亲密，说明彼此之间有很深的默契，心理抑郁时有交流倾诉的对象，自然生活舒畅很多，若与网络成员互动很频繁也正说明了网络成员的重要性，其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反之，若与网络成员认识时间不够长、关系不够

亲密且平时互动少则说明彼此间默契的关系还没有达成，即使焦虑和困难时也许很少找网络成员倾诉，生活满意度也就不会太高。由此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4： 较大的网络规模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H5： 较深的关系深度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H6： 较高的关系频度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5.3.3 结果分析

(1) 结果

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使用 Stata12.0 对 246 份有效样本做了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 E 分析了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其中模型 E1 中网络规模作为自变量，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进入模型进行分析；模型 E2 是在模型 E1 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因素；模型 E3 是在模型 E2 的基础上加入农村老年人养老供给因素。模型 F 分析了社会网络关系连带强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其中在模型 F1 中，代表关系连带强度的两个因子深度因子和频度因子作为自变量，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进入模型进行分析；模型 F2 和模型 F3 依次在模型 F1 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模型 G 是全模型，网络规模、深度因子和频度因子作为自变量，养老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为控制变量，来探讨对因变量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5.9 所示。

(2) 讨论

模型 E1 的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网络规模越大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反之，则越低。农村老年人长时间生活在比较单一的家庭或社区环境中，若在生活中拥有较大的社交网络规模就会有更多机会与人交谈倾诉，从而较少烦闷和孤独感，在生活中亦有更多的人给予实际的帮助，生活满意度越就会提高。因此 H4 通过验证。

模型 F1 的结果表明，关系连带强度的深度因子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关系连带强度的频度因子与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由于关系连带强度的深度因子和频度因子得分越高表示深度越深和频度越高，所以老年人与社会网络成员认识时间越长、关系亲密度越高，其生活满意度较高的概率更大。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与网络成员认识时间越长、关系亲密度越高代表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得到支持和帮助的机会也越多，老年人能够借此减少烦闷和孤独感的机会也越多，生活满意度更高可能性也越大，因此 H5 通过验证。而关系连带强度的频度因子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不显著，可能是因为频度因子解释的是交往的频率，老年人在填写与网络成员交往的频率时往往交往最频繁的是家庭成员，而老年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产生的烦闷情绪有时在家庭成员里往往得不到很好的释怀，需要找有共同生活经历的邻居或者朋友倾诉，所以关系

连带强度频度因子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不显著，因此H6没有通过验证。

表 5.9 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 (N=246)

变量	模型 E1	模型 E2	模型 E3	模型 F1	模型 F2	模型 F3	模型 G
常数项	1.477**	1.958***	1.904***	0.939***	0.991***	1.578***	2.451***
社会网络							
网络规模	0.624***	0.564***	0.544**				0.588**
关系强度(深度)				0.296**	0.312**	0.357**	0.415**
关系强度(频度)				0.146	0.139	0.165	0.174
需求因素							
性别	0.424	0.446		0.313	0.305	0.386	
年龄	-0.006*	-0.015**		-0.001**	-0.023**	-0.025**	
受教育程度	0.207**	0.129*		0.268*	0.218 ⁺	0.136*	
自理能力	-0.337 ⁺	-0.212**		-0.387 ⁺	-0.257**	-0.153**	
照料忧虑	0.183*	0.116*		0.303**	0.219*	0.160**	
供给因素							
婚姻状况		-0.208 ⁺			-0.346*	-0.324*	
自我供养		0.105 ⁺			0.018**	0.012**	
家庭子女数		-0.16**			-0.191 ⁺	-0.159**	
家庭经济水平		0.143*			0.159*	0.101*	
老年活动场所		0.199 ⁺			0.112**	0.276**	
就医便利程度		0.362*			0.468*	0.447*	
医疗费用来源		-0.195**			-0.272 ⁺	-0.258*	
-2 Log likelihood	313.015	306.208	299.586	326.423	314.449	304.504	291.917
伪 R ²	0.056	0.077	0.097	0.016	0.052	0.082	0.120

注: *** p<0.001; ** p<0.01; * p<0.05; +p<0.1

数据来源: 2015 年 8 月“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状况调查问卷”抽样调查。

由模型E2、E3、F2和F3结果显示，在老年人养老需求因素中，性别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关系不显著，受教育程度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年龄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另外，未来照料忧虑、生活自理能力等变量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生活照料需求也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在老年人养老供给因素中，自我供给型变量中的婚姻状况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自我供养变量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家庭供给型变量中的家庭子女数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而家庭经济水平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在社区供给型变量中的老年活动

场所、就医便利程度、医疗费用来源3个变量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老年活动场所、就医便利程度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而医疗费用来源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负效应，这说明了我国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障水平目前还比较落后，医疗体系建设不够完善今后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同样，模型G是对全部解释变量进行的回归，模型的-2倍对数似然值-2 Log likelihood 明显降低，伪R²值明显提高，说明整体回归的拟合优度比分类回归更好。

5.4 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5.4.1 研究思路

本节首先提出社会网络的网络规模和关系连带强度特征通过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间接影响其社区养老意愿的研究假设，并建立相应的实证模型；其次，分析社会网络的网络规模和关系连带强度特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社区养老意愿的回归模型结果，并验证所提研究假设的正确性；然后，把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因素和养老供给因素等控制变量后加入模型，分析加入控制变量是否会对网络规模和关系连带强度等自变量产生影响；最后，对分析结果进行讨论。最后的讨论围绕社会网络的网络规模及网络连带强度特征是如何通过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间接影响其社区养老意愿的，从而找出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社区养老意愿的各种因素，明确农村老年人的真实养老需求，为后续农村社区养老的建设奠定基础。本节提出的具体分析框架如图 5.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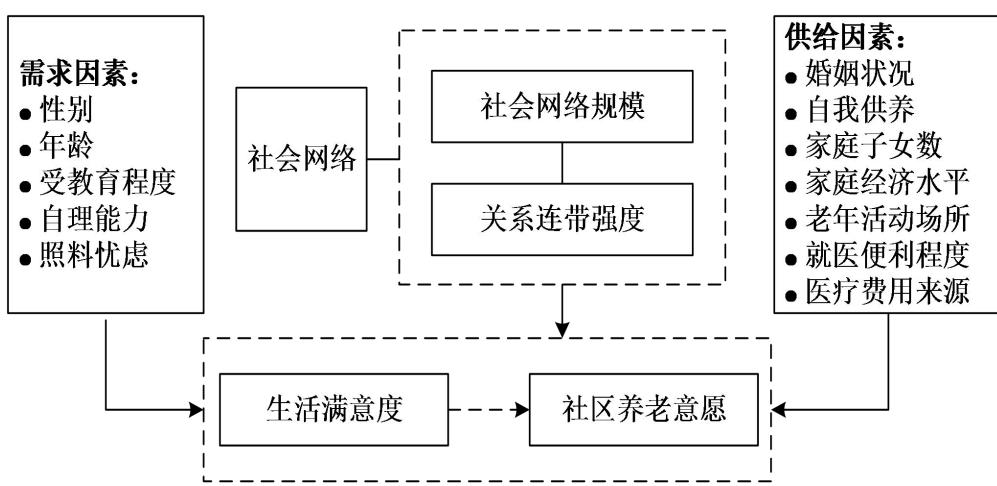


图 5.3 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框架

5.4.2 研究假设

由以上研究可知，陕西农村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都受到老年人社会

网络特征、养老需求因素、养老供给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是否也存在有一定的影响关系，二者之间是否会通过社会网络特征而产生相互作用的影响，本节将进一步展开研究。事实上，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之间也是可能存在有一定影响关系的，并且二者也可能会通过社会网络特征相互影响^[64]。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与社会网络成员认识时间越长、互动越频繁、关系越亲密，意味着与其有交际关系的人越多，其网络关系连带强度越大，彼此越熟悉越亲密，信任程度也越大^[65]。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这些社会网络成员多是朋友和邻居，在老年人有心事或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向朋友和邻居倾诉并寻求帮助，老年人心情压抑时可以和身边的邻居经常聊天拉家常，可减少独孤寂寞感，这样一来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满意度就可能会得到提高，老年人也可能会更愿意加入社区互助养老^[66]。由此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 H7：生活满意度越高，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越强。
- H8：网络规模通过生活满意度影响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
- H9：关系深度通过生活满意度影响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
- H10：关系频度通过生活满意度影响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

5.4.3 结果分析

(1) 结果

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生活满意度对社区养老意愿影响回归仍然采用前两部分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模型 H 分析了生活满意度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的影响；模型 I1 分析了生活满意度和网络规模共同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的影响；模型 J1 分析了生活满意度和关系连带强度的深度因子与频度因子共同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的影响情况；模型 I2、I3、J2 和 J3 分别分析加入控制变量养老需求因素和养老供给因素后的情况；模型 K 分析了全模型的情况，即将所有自变量都纳入分析的情况，回归结果如表 5.10 所示。

模型 I2、I3、J2 和 J3 的结果显示，在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因素中，性别与社区养老意愿正相关但不显著，这表明农村老年人是否愿意加入社区养老互助组织在性别上没有太大差异；受教育程度与社区养老意愿显著正相关，年龄与社区养老意愿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老年人越愿意加入社区养老互助组织；另外，未来照料忧虑与社区养老意愿显著正相关，生活自理能力与社区养老意愿显著负相关，表明对未来生活照料比较担忧、生活自理能力较差的农村老年人选择加入社区养老互助组织的概率更大。在农村老年人养老供给因素中，自我供给型变量中的婚姻状况与被解释变量显著负相关，表明没有配偶的农村老年人选择加入社区养老互助组织的概率更大；自我供养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显著正相关，表明自我供养能力越强的农村老年人越选

择加入社区养老互助组织的概率更大；家庭供给型变量中的家庭子女数量与被解释变量呈显著负相关，而家庭经济水平与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表明家庭子女数越少、家庭经济水平越高的农村老年人选择加入社区养老互助组织的概率更大；在社区供给型变量中的老年活动场所、就医便利程度与被解释变量呈显著正相关，而医疗费用来源与被解释变量成负效应，表明拥有老年活动场所、就医比较便利的农村社区，其老年人选择加入社区养老互助组织的概率更大。

表 5.10 社会网络、生活满意度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影响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N=246)

变量	模型 H	模型 I1	模型 I2	模型 I3	模型 J1	模型 J2	模型 J3	模型 K
常数项	1.195***	0.464***	0.428***	0.645***	1.228***	1.236***	1.738***	1.137***
生活满意度								
满意度	0.296***	0.157**	0.199**	0.210***	0.285**	0.344**	0.312**	0.182***
社会网络								
网络规模		0.27*	0.384*	0.290*				0.31*
关系强度(深度)					0.073	0.084	0.103	0.140
关系强度(频度)					0.124*	0.218*	0.210*	0.207*
需求因素								
性别		0.317*	0.246 ⁺		0.360*	0.279 ⁺	0.331 ⁺	
年龄		-0.019*	-0.025**		-0.021*	-0.029**	-0.029*	
受教育程度		0.341**	0.232*		0.333**	0.230*	0.271**	
自理能力		-0.552*	-0.574**		-0.551**	-0.543**	-0.532**	
照料忧虑		0.451**	0.427*		0.353*	0.355 ⁺	0.402 ⁺	
供给因素								
婚姻状况			-0.452			-0.477	-0.466	
自我供养			0.135**			0.153*	0.142**	
家庭子女数			-0.048*			-0.079**	-0.060*	
家庭经济水平			0.031**			0.009*	0.041**	
老年活动场所			0.628*			0.829*	0.619**	
就医便利程度			0.085**			0.073**	0.070*	
医疗费用来源			-0.164**			-0.156*	-0.143**	
-2 Log likelihood	247.544	245.109	234.338	230.323	246.868	237.103	230.922	228.583
伪 R ²	0.003	0.013	0.057	0.073	0.006	0.046	0.070	0.080

注: *** p<0.001; ** p<0.01; * p<0.05; +p<0.1

数据来源: 2015 年 8 月“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状况调查问卷”抽样调查。

同样，模型K也是对全部解释变量进行的回归，模型的-2倍对数似然值-2 Log likelihood明显降低，伪R²值明显提高，说明整体回归的拟合优度也比分类回归时更好。

5.5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考察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对其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共提出了10个研究假设，其中有7个通过了验证，3个未通过验证。假设验证情况如表5.11所示。

表5.11 社会网络对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影响研究的假设验证情况

研究假设	假设结果
H1：网络规模越大，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越强	通过
H2：与网络成员的关系深度越深，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越强	未通过
H3：与网络成员的关系频度越高，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越强	通过
H4：较大的网络规模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通过
H5：较深的关系深度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通过
H6：较高的关系频度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未通过
H7：生活满意度越高，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越强	通过
H8：网络规模通过生活满意度影响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	通过
H9：关系深度通过生活满意度影响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	未通过
H10：关系频度通过生活满意度影响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	通过

本章通过实证研究和结果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 网络规模对农村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村老年人网络规模越大，代表交往的对象和能寻求到帮助的机会越多，生活中遇到困难时能够给予鼓励和帮助的人也越多，能够得到帮助和指导的邻居、朋友也越多，则老年人参与社区养老的可能性也越大，生活满意度也越高，从而可以减少老年人对子女和社会的依赖程度，进而减轻老年人对子女和社会的养老负担。

(2) 关系连带强度的频度因子对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关系连带强度的深度因子对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其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老年人关系连带强度的深度因子表明并不是深度越深，老年人参与社区养老的可能性就越大，老年人参与社区养老的意愿不会随着与网络成员认识时间长短和亲密程度而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关系连带强度的频度因子代表了老年人与网络成员之间交往的频率，如果彼此之间互动越频繁，则说明老年人善于与人沟通，老年人与网络成员之间信任程度越大，生活中遇到困难时老年人乐于向人寻求帮助或他人遇到困难时老年人也乐于向他人提供帮助，因此老年人加入社区养

老互助组织的可能性也更大。

(3)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对其社区养老意愿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社会网络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在对社区养老意愿的研究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对网络规模和关系连带强度的频度因子具有替代作用，即网络规模和关系连带强度的频度因子可通过生活满意度影响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另外，养老需求因素和养老供给因素对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和生活满意度也具有一定的显著性影响。

总而言之，农村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与社会网络、养老供给和养老需求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其中，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的影响结果体现了社会网络是农村老年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社会网络通过广泛与人沟通交流和社会交换感来促进农村老年人的独立自主性和生活满意度。基于此本文最后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提出了构建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政策和建议，以期为我国农村未来能够更快更好地发展和建设社区养老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6 结论及展望

6.1 主要结论

农村社区养老是我国农村地区未来社会化养老的发展趋势，但由于农村老年人参与社区养老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目前大部分农村老人并不能够真正实现社区养老。为考察影响农村老年人参与社区养老的因素，本文结合微观调查数据详细分析陕西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与社区养老状况，并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探讨影响陕西农村老年人参与社区养老的各项因素，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关于养老现状，家庭方面，子女对父母的养老支持普遍减弱，子女提供的精神支持小于物质支持；个人方面，部分农村老年人目前仍从事农业或非农业劳动，对子女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少；社区方面，由于大部分村庄受经济条件所限，养老公共设施建设落后，养老组织和公共活动匮乏，社区的养老支持能力较弱。

(2) 关于社会网络，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规模较大，关系连带强度较高，性别和年龄趋同性较高，异质性较低，受教育程度趋同性和异质性一般；关系类型较丰富，其中子女、配偶和邻居是农村老年人最主要的社会网络成员，在老年人的网络关系类型中所占比例较大，与老年人认识时间较长、亲密度较高。

(3) 关于社区养老，网络规模、关系连带强度的频度因子对农村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网络规模、关系连带强度的深度因子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对农村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意愿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网络规模和关系连带强度的频度因子具有替代作用。

综上可知，构建良好的社会网络能够对农村社区养老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为了我国农村社区养老未来能够更好更快地健康发展，同时建立起更加合理有效的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个人、家庭和社区等都应从多方面共同努力，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

6.2 政策建议

在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农村社区养老的发展正成为一种趋势。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及社会网络成员是农村老年人重要的情感寄托，家庭及社会网络关系仍然是农村老年人最重要的人际关系^[67]。为了我国农村社区养老未来能够更好更快速地健康发展，本文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构建的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如图6.1所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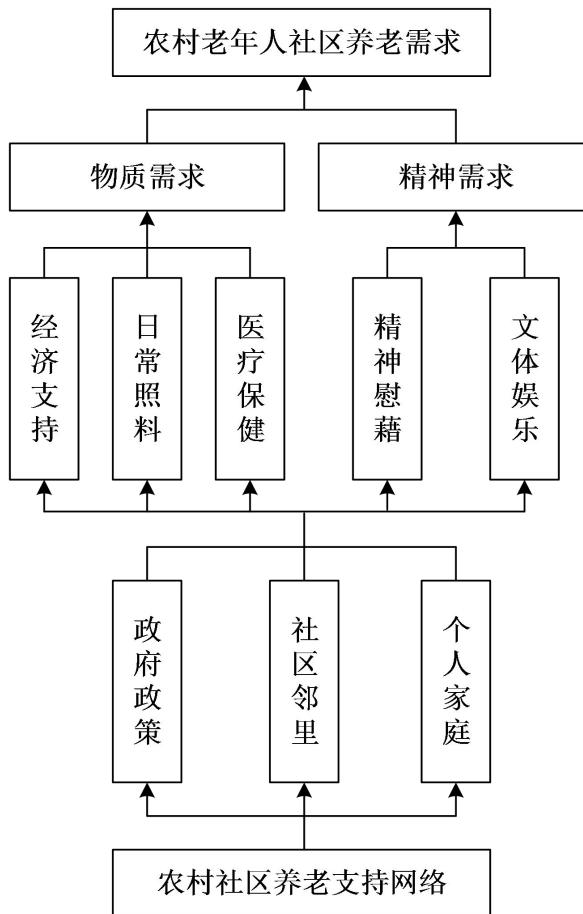


图 6.1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示意图

第一，政府政策层面：（1）加强农村社区养老公共设施建设，并倡导社区积极组织老年娱乐活动，从而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沟通和交流的平台，丰富农村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2）制定惠老医疗保障制度，如保障高龄、补贴低龄的养老保障方案，进一步提高农村老年群体的医疗养老保障能力。（3）鼓励和支持建立养老功能组织和活动团体，如农村老龄协会等，从而加强社区内外网络成员的参与及合作，为社区不断积累网络资源。

第二，社区邻里层面：（1）整合农村社区内外部网络资源，组织与开展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维系和增强社区邻里之间和社区内外部之间的网络资源^[68]。（2）成立农村社区互助养老组织或引入公益性的志愿者服务组织，增强社区关系网络的养老支持作用。（3）发展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产业，满足当地农村老年人对生活照料等的物质需求和对情感慰藉等的精神需求。

第三，个人家庭层面：（1）农村老年人个人也要积极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同时增强养老储蓄意识，并树立自我养老意识。（2）子女和亲戚朋友应积极主动地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养老资源，及时有效地为农村老年人规避养老风险。（3）家庭应继续发挥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的代际支持功能，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养老所需的各种支持，包括经济支持、日常照料、精神慰藉等。

6.3 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数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不足和空白，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来完善。在已有研究和本文研究的基础上，还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做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1) 在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对其社区养老状况的研究中，样本选取的地域范围可进一步扩大，即不仅分析陕西省农村的社区养老建设，还可以扩展到全国各地其他省市。

(2) 本文对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的分析运用了个体网络分析方法，为做进一步研究还可以加入整体网络分析方法，即对整个社区的社会网络结构进行分析，进而考察整体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状况的影响。

(3) 本文调查对象的年龄限定为 60 岁及以上，今后为更好更准确的研究农村老年人目前养老现状及对未来社区养老的期望，还应当适当放宽年龄，增加 50-60 岁年龄段的中老年人样本量，对农村中老年人社会网络对其社区养老状况的影响进行分类研究和比较。

致 谢

时光飞逝，光阴似箭，转眼就要结束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了。在本论文付梓之际，在此特向所有曾给予我关心、支持和帮助的老师、同学以及亲朋好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首先，感谢我的指导老师王萍教授。王教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对论文的指导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本论文从选题、文献查找、数据收集，到模型构建、结果分析、修正定稿，都倾注了导师大量的心血。导师在科研方面要求严格、态度严谨，做任何事情都以身作则、锲而不舍，从导师身上所学到的精神将是我终生的宝贵财富，这对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都将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此对导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其次，感谢和我在一个教研室一起学习的同门郭称心、王丽娜、程亚兰、谷敬革、连亚伟、郑亚男、杨长虹、王雯、张雯剑、刘芝雷，大家在三年的科研生活中互帮互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感谢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2013级的全体同学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也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与帮助！

最后，感谢长期以来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亲人和朋友们，你们的宽容与理解、支持与鼓励是我前进的动力，也是我努力完成学业的动力。感谢你们在学业上与生活上给予我的支持与帮助，正是在你们的关心与支持下，我才能够顺利完成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目标和计划！

美好而短暂的研究生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三年中我学到了专业及学术方面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学到了科研与治学的严谨态度和精神。在此向给予我帮助的所有老师及同学们表示诚挚的谢意，是您们的无私帮助成就了我学业的完成！

参考文献

- [1] 王德文,谢良地. 社区老年人口养老服务现状与发展对策[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 [2] 姜向群,郑研辉. 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及其经济保障问题分析[J]. 人口学刊, 2013,(2):42-48.
- [3] 李俊红. 陕西省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22(4): 65-69.
- [4] 张晓.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研究[D]. 南昌:南昌大学,2014.
- [5] 周湘莲,梁建新.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研究[J]. 湖南社会科学, 2013,(5):124-127.
- [6] 周元鹏,张抚秀. 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实践与思考——基于典型社区的调查[J]. 科学发展,2012,(12):72-75.
- [7] 马凯,刘凤至. 社会网络嵌入视角下的社区养老服务模式[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11, 26(1):38-41.
- [8] 王晓亚,孙世芳,许月明.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 SWOT 分析及其发展战略选择[J]. 河北学刊,2014,(3):94-97.
- [9] 陈喆,胡惠琴. 老龄化社会建筑设计规划:社会养老与社区养老[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 [10] 张巍. 黑龙江省农村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研究——以拜泉县为例[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2012.
- [11] 彭雪. 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温江区的调研[D]. 成都: 四川农业大学, 2013.
- [12] 李洪心,李巍. 国内外养老服务模式研究[J]. 经济与管理, 2012,(12):18-22.
- [13] 赵立新. 社区服务型居家养老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J]. 人口学刊,2009,(6):41-46.
- [14] 刘岩. 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参与社区养老服务意愿的影响研究[D]. 济南:山东财经大学,2015.
- [15] 郝晓宁,薄涛. 我国城市老年人口的社会网络及社区养老服务分析——基于北京市的抽样调查[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2,5(2):17-23.
- [16] 左冬梅,李树苗,宋璐. 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学刊,2011,(1):24-30.
- [17] 贺寨平,李汉宗. 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研究——以天津为例[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9,(5):34.

- [18] 熊波,林丛. 农村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市江夏区的实证研究[J]. 西北人口,2009(3):101-105.
- [19] 赵志强,杨青. 制度嵌入性视角下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J]. 农村经济,2013,(1):24-26.
- [20] 韩振秋. 浅析农村养老新模式——“互助养老”的特点[J]. 理论导刊,2013,(11):80-82.
- [21] 高和荣,张爱敏. 中国传统民间互助养老形式及其时代价值——基于闽南地区的调查[J]. 山东社会科学,2014,(4):142-143.
- [22] 赵志强.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与策略[J]. 河北大学学报,2015,(1):34-35.
- [23] 唐晓英,周溥嘏. 社区养老:解决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的崭新模式[J]. 学术交流,2010,(4):142-144.
- [24] 钱亚仙. 老龄化背景下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J]. 理论探讨,2014,(1):61-67.
- [25] 金华宝.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的发展瓶颈与完善路径[J]. 探索,2014,(6):96-98.
- [26] Parrott Lester. Social Work and Social Care[M]. London: New York Rourledge, 2003.
- [27] Alan Walker. Community Care: The Fanuly, the State and Social Policy[M]. London: Basil Blaek well, 2005.
- [28] Challis, Davies SB. A new approach to community care for the elderly[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2006, 10 (1):1-18.
- [29] Skellie FA, Mobley GM and Coan RE. Cost-effectiveness of community-based long-term care: current findings of Georgia, alternative health services Project[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08,72(4):353-358.
- [30] Pillemer Karl, Macadam Margaret, & Wolf Rosalies. Services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elders[J]. Journal of aging & socialpolicy,2009, 42(3):67-88.
- [31] Rosalie A Kane. Community supports, home care, and long-term services Looking sideways and backwards for insights on long-term care for older people[J]. The Gerontologist, 2010, 25(4):23-36.
- [32] Doyle, Anne & Masland, Jean. Managed Care For the Elderly In United States: Outcomes To-date And Potential For Future Growth [J]. Heath Policy,2011,41(51):45-62.
- [33] Hillel Schmid. The Israeli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law: selected issues in providing home care service to the frail elderly[J]. Health and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2012, 13(3): 191-202.
- [34] 王俊文,文杨. 我国农村养老服务需求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江西赣州的调查[J]. 江西社会科学,2014,(9):296-298.
- [35] 陈友华,吴凯. 社区养老服务的规划与设计——以南京市为例[J]. 人口学刊,2008,(1):42-48.
- [36] 蒋新红. 农村养老服务的出路与途径[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3):90-92.

- [37] 张晓霞.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江西省农村养老服务研究[J]. 农业考古,2010,(6):69-72.
- [38] 刘峰. 农村养老保障服务体系建设的困境与突围[J].湖南社会科学,2013,(1):104-107.
- [39] 秦永超. 新型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困境与出路[J]. 理论探,2013,(2):90-92.
- [40] 杨晓楠. 养老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困境与对策[J]. 东北师大学报,2013,(3):12-14.
- [41] 杨勇刚,董芳. 河北省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对策研究——以邢台市农村为表述对象[J]. 经济研究参考,2014,(52):190-191.
- [42] Coleman J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 95-120.
- [43]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 [44] Bian Yanjie. Br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 and job search in China, A. S. R. 1997, 62.
- [45] 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1360-1380.
- [46] Butt R.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al of Competition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47] Bourdieu, Pierre.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M]. CT: Greenwood Press, 1986: 241-258.
- [48] 李树苗,杨绪松,悦中山,靳小怡. 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7,27(1):70.
- [49] 潘泽泉. 社会资本与社区建设[J]. 社会科学,2008,(7):104-110.
- [50] 周文,郎友兴.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建设的可持续性[J]. 浙江社会科学,2008,(11):68-74.
- [51] 李炎婷. 社会资本与农村金融体系创新[J]. 甘肃社会科学,2013,(5):22-25.
- [52] 周生春,汪杰贵.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2012,(5):111-120.
- [53] 吴海盛,邓明. 基于村庄内部差异视角的农村居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0,(11):75-83.
- [54] 张晓军.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城市社区养老问题研究[J].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6):86-90.
- [55] 齐海丽. 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下的城市社区养老问题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2007.
- [56] 袁同成.“义庄”:创建现代农村家族邻里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参鉴——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J]. 理论导刊,2009,(4).
- [57] 苏荣夏. 社会资本对农村社区养老模式的影响研究[J]. 经济视角, 2011,(2):58-59.

- [58] 班娟. 社区老年群体互助养老中增权模式探究[J]. 社会科学战线,2014,(8):20-21.
- [59] 徐继红. 农村社会资本与我国农村多支柱养老模式的建构[J]. 理论导刊,2014,(12): 56-59 .
- [60] Graham J R, Roemer L.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hurch-Based Social Suppor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cist Experiences and General Anxiety Symptoms[J].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012, 18(3): 268-276.
- [61] Zhao Yandong. Measuring the Social Capital of Laid-off Chinese Workers[J]. Current Sociology, 2002: 50.
- [62] Lee, Y. J., W.L. Parish, and R.J. Willis. Sons, 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 Taiwan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 99(5): 1010-1041.
- [63] Diener, E. Traits Can Be Powerful, but Are Not Enough: Lessons from Subjective Well-Being[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1996, 30: 389-399.
- [64] Parrott, Lester. Social Work and Social Care [M]. London:New York Rourledge, 2009.
- [65] Lei, X. Y., Strauss, J., & Tian, M., et al. Living Arrangements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CHARLS [R]. IZA Discussion Paper, 2011.
- [66] Kao, Y. H., Chang, L. C., & Huang, W. F., et al. Health Characteristics of Older People Who Rotationally Live with Families: A Nationwide Surve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Directors Association, 2013, 14(5): 331-335.
- [67] 杨康. 农村居民养老意愿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D]. 杭州:浙江理工大学,2015.
- [68] 郑为霜. 农村居家养老模式探析——以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实践为例[J]. 人民论坛, 2013,(10):238-239.

附录

附录 1:

根据《统计法》第三章第十四条，本资料“属于私人、家庭的单项调查资料，非经本人同意，不得泄漏”。

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状况调查问卷

被访人编码

被调查地区:

1. 陕南 2. 陕北 3. 关中

被访人住址:

市 县（区） 乡（镇） 村

被访人姓名

访问员姓名

核对人姓名

核对人的检查结果 合格（） 不合格（）

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参与本次调研活动。这是一项由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社区养老课题组所主持的关于陕西农村社区养老的一项调查研究。您所提交的个人信息是被严格保密的，仅作为学术研究使用，除了合格的研究人员，任何人不会接触到这些信息。本次调查所涉及到的信息也不会对您及您所在村庄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您的认真作答对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真诚地感谢您对中国农村养老事业的支持与帮助，衷心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第一部分：个人基本情况

101.您的性别: 1.男 2.女

102.您的年龄: (周岁)

103.您的婚姻状况: 1.未婚 2.已婚 3.离异 4.丧偶

104.您的受教育程度: 1.小学及以下 2.初中 3.高中（中专） 4.大专及以上

105.您目前的健康状况: 1.良好 2.一般 3.很差

第二部分：家庭基本情况

如果您有子女，请回答以下 201-208 题:

附录

- 201.您有_____个子女，其中_____个儿子_____个女儿
- 202.您是否跟子女居住在一起？ 1.是 2.否
- 203.您经常帮助子女做哪些事情？(可多选)
1.干家务活 2.照看孙辈 3.干农活 4.照顾生意 5.其他 6.子女不需要我帮忙
- 204.您的子女经常帮助您做哪些事情？(可多选)
1.干家务 2.生病照料 3.送一些礼品 4.给予赡养费 5.聊天解闷 7.其他
- 205.您经济条件最好的子女主要收入来源是：(可多选)
1.务农 2.个体经营（自办企业） 3.村集体分红 4.企业职工
5.政府、事业单位工资 6.其他
上述所有收入来源中，比例最大的一项为_____?
- 206.去年一年您家的人均月收入大约_____元
- 207.去年一年您家的人均月支出大约_____元
您家庭经济支出的主要用途是：(可多选)
1.教育支出 2.盖房支出 3.医疗支出 4.生产投入 5.人情支出 6.其他
在所有支出中以上占比最高的一项为_____
- 208.您感觉在养老方面女儿和儿子相比：
1.女儿和儿子差不多 2.女儿比儿子强 3.儿子比女儿强 4.说不清

第三部分：社会网络状况

哪些人在生活或工作中与您关系亲近且给予您帮助？（家人、邻居、朋友、亲戚等）

姓名一 姓名二 姓名三 姓名四 姓名五

询问的问题	第一人	第二人	第三人	第四人	第五人
301.性别： 1.男 2.女	<input type="checkbox"/>				
302.年龄：（周岁）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303.受教育程度：					
1.小学及以下 2.初中 3.中专	<input type="checkbox"/>				
4.高中 5.大专 6.大学 7.研究生					
304.您与他（她）的关系是：					
1.配偶 2.儿子（儿媳） 3.女儿（女婿） 4.邻居 5.亲戚 6.朋友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7.同乡 8.村干部等					

305.您与他（她）认识多久？

1.小于1年 2.1-3年 3.3-6年

4.6年以上

306.您与他（她）关系亲密吗？

1.很不亲密 2.不太亲密 3.一般

4.比较亲密 5.很亲密

307.您与他（她）大约多久联系一

次？

1.很少 2.每年 3.每月 4.每周 5.每天

第四部分：养老基本状况401.您是否患有下面的某些疾病？（可多选）

- 1.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 2.眼科疾病（白内障或青光眼等）
 3.骨科疾病（关节炎、风湿病、骨质疏松症等） 4.消化系统疾病（肝病、胃病等）
 5.呼吸道疾病（支气管炎、肺气肿、哮喘、肺炎等） 6.心脏病、癌症、恶性肿
 7.其他 8.无任何疾病

402.您是否每年能够定期参加体检？

- 1.是的，村里会定期组织 2.是的，自己主动去医院
 3.不，只偶尔去一次或者生病了才去 4.从来没有

403.如果您生病了，能否及时到医院治疗？ 1.不能 2.能 （跳问 405） 404.您患病不能及时到医院治疗的原因是：

- 1.医疗费用高 2.医疗机构少 3.路途遥远 4.行动不便 5.无人照料 6.其他

405.您生病时主要去哪里看病？（可多选）

- 1.镇（或市）医院 2.村卫生所 3.自己去药店买药 4.自己硬抗

406.您生病时的医疗费用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可多选）

- 1.医疗保险 2.新农合报销 3.子女支付 4.社会资助 5.政府补贴 6.全部自付

407.您参加了下述哪些养老保险？（可多选）

- 1.新农保 2.城镇居保 3.商业保险 4.失地保险 5.没有参加保险

408.您目前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可多选）

- 1.退休（养老）金 2.出租房屋 3.子女给予 4.政府补贴、社会捐助
 5.务农 6.非农就业 7.村集体分红 8.征地补偿 9.个人储蓄

上述所有收入来源中，比例最大的一项为_____？ 409.村子内有专门为老年人建设的公共设施吗？ 1.没有 2.有少许 3.有很多

- 410.您希望村子内能为老年人建设哪些公共设施? (可多选)
1.老年活动室 2.娱乐棋牌室 3.图书阅览室 4.医疗卫生室 5.健身活动场 6.其他
- 411.您平时主要的娱乐休闲活动是: (可多选)
1.看电视、听广播 2.串门、聊天 3.下棋、打牌 4.看书、写字、养花鸟 5.其他 6.无
- 412.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给予您帮助的人有: (可多选)
1.配偶 2.子女 3.街坊邻居 4.朋友 5.亲戚 6.邻居 7.同乡 8.村干部 9.其他
- 413.您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 给予您较多帮助的组织有: (可多选)
1.村老年协会 2.本姓家族 3.村委会 4.宗教组织 5.其他
- 414.如果村内成立老年互助组织, 您是否愿意加入?
1.非常愿意 2.愿意 3.一般 4.不愿意 5.无所谓
- 415.关于养老的责任, 您觉得应该由谁来承担?
1.自己(和配偶) 2.子女 3.政府 4.以上各方共同参与
- 416.您觉得老年人最理想的居住方式为:
1.自己(和配偶)独自居住 2.与子女住在一起 3.住在养老机构
- 417.您目前生活中是否需要他人的照料?
1.完全不需要 (跳问 418) 2.部分需要 3.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 418.您最需要的生活照料有哪些? (可多选)
1.重体力活 2.家务活 3.农活 4.生病照料 5.其他
- 419.您是否担心未来生活中没有人照料自己?
1.没有考虑过 2.不担心 3.有点担心 4.非常担心
- 420.关于养老, 您最担心的是什么? (可多选)
1.无经济来源 2.无人照料 3.无钱看病 4.无房居住 5.孤独寂寞 6.其他 7.无
- 421.与 10 年前比, 您觉得目前老年人的生活有明显改善吗?
1.非常明显 2.有一点 3.没有变化 4.恶化
- 422.您对自己目前的晚年生活满意吗?
1.很满意 2.比较满意 3.一般 4.不太满意 5.很不满意

第五部分: 问卷完成情况

调查员根据自己的观察填写以下项目

- 501.这份问卷
501a.全部完成 501b.大部分完成
501c.小部分完成
501d.被访者拒绝接受访问(原因_____)

501e.由于其他原因未进行访问（原因_____）

501f.由于其他原因未进行访问（原因_____）

502.访问过程中有其他人在场吗?

- 1.有 2.没有

503.被访者的合作态度

- 1.非常合作 2.比较合作 3.不太合作 4.很不合作

504.被访者对问卷回答的可靠程度

- 1.很可靠 2.可靠 3.不可靠 4.很不可靠

505.被访者对问题的理解程度

- 1.全部理解 2.大部分理解 3.小部分理解 4.全部不理解

问卷结束，再次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附录 2:

陕西农村老年人社区养老资源访谈提纲

目前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中，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远高于城镇。为了解农村目前的养老状况，充分发挥村级组织在养老问题上作用，我们特组织了这次调研活动，希望能得到您的配合。本次调研不涉及任何商业目的，我们也将会对您的个人信息进行保密。

_____市_____县（区）_____乡（镇）_____村

性别：_____ 年龄：_____ 在本村委职务：_____

1. 本村总户籍人口数量_____人，村常住人口约_____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有_____人，村民人均耕地_____亩/人，村民年人均年收入_____元/人
2. 村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是：_____
如： A. 务农 B. 个体经营（自办企业） C. 村集体分红 D. 非农就业
3. 村里有_____所有营业执照的卫生所，有_____名有营业执照的村医
4. 村老年人是否有组织的互助活动？_____ A. 有 B. 没有
5. 本村是否为老年人设立活动场所或公共设施？包括哪些？_____
6. 村老年人协会的活动经费来源有：_____ 如： A. 政府不定期拨款 B. 专门的村物业、承包地租金 C. 社会人士、机构捐赠 D. 基本没有固定经费
7. 本村是否为老年人提供某些照护服务？_____ 如： A. 上门看病送药 B. 组织娱乐活动 C. 处理家庭邻里纠纷 D. 提供保健知识 E. 提供法律援助（维权）等
8. 本村是否定期为老年人举办一些活动？_____ 如： A. 健康讲座 B. 定期体检 C. 娱乐活动 D. 知识讲座 E. 普法宣传 F. 时事学习等
9. 村里60岁以上老年人每月可以从政府领到养老金_____元，村里去年一年给老年人发放的慰问品（金）大约有_____元
10. 当前本村老年人是否享受政府提供的其他优惠政策？有哪些？_____
11. 本村老年人面临的最普遍的问题是：_____
12. 本村委会在提供养老服务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_____
13. 您对本村今后养老服务的发展有何建议？_____

最后，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发表论文:

- [1] 王萍,李亚萍,王丽娜. 陕西农村社区养老体系建设研究. 2014 年中国 (国际) 老龄产业暨孝文化论坛论文集, 2014.09

参与项目:

1. 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和健康状况的影响,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10BRK010
2.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陕西农村社区养老体系建设研究, 陕西省软科学基金项目, 2015KRM079

学术会议:

1. 2014 年度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学术年会, 西安, 2014.12
2. 2015 第二届中国 (国际) 老龄产业暨孝文化论坛, 西安, 2015.09